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續編卷四

明　胡粹中　撰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江廣盗起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奏江南盗賊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上曰雲丹密實屢以捷聞蒙固岱已往卿無以為慮開會通河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上言請開河置閘起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於御河以便漕販乃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為傭直及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遣斷事官蒙果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是月己亥興工至六月

辛亥成凡二百五十里建牐三十一用工二百五十一萬賜名會通河二月丁卯車駕幸上都○丞相巴延出鎮和林以巴塔爾為中書平章巴延以丞相兼知樞密院和林置知院自巴延始三月庚辰朔日食○台州楊鎮龍作亂討平之鎮龍聚衆寧海僭號大興國冦義烏東陽浙東大震諸王鴻吉伮時謫婺州帥兵討平之陝西甘肅飢○乙未鑄渾天儀成○夏四月加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太傅○五月廣東賊鍾明亮等來降明亮初冦贛州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淮戍兵五千命江西參政管如德將以討之至是率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二人來降雲丹容實請以明亮知循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上不允並

令赴都○是年信州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皆伏誅以實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為參政張天佑為中書參政○御河溢御河溢入會通渠漂東昌民居七月又溢海都犯邊和林宣慰使奇卜同知奈曼岱副使巴爾特穆爾皆反應之六月絳州大旱○秋七月戊子太白經天凡四十五日辛卯太白犯牛○上親征海都○立雲南行臺以程思廉為中丞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八月置回回國子監尚書省言伊斯題貫文字宜施於用令翰林院伊普迪哈魯鼎能通其字乞授以學士凡公卿子弟與俊民依漢人入學肄習為便遂置回回國子監九月置高麗國儒學提

舉司○冬閏十月車駕還宮○鍾明亮復反寇梅州明亮以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明亮詔雲丹容實合江西福建兵討之

婺州民葉萬五作亂萬五以萬人寇武義殺一千戶江浙平章布呼齊將兵收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降機察等以八千人寇龍岩福建行省兵破之遂與丘老大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誅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誅然既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遣赴闕從之○評曰范文虎言殺降何以示信其論當矣然文虎降臣之首所謂恕己之心恕人者也

十二月括馬一品二品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以下二匹六品以下一匹餘者悉括入官

封皇子庫庫楚為寧遠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時僧格專政法令苛

急四方騷動文海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在擇相宰相之職在進賢不進賢而殖貨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陳平以不對決獄錢穀為知相業今權姦立尚書省鈎校錢穀以刻剝生民致江南盜起臣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卹民之政為便僧格大怒六事請殺之上皆不許遣還行臺○評曰僧格為相以利動人主政務刻虐凶焰熏灼當是時安圖以勳戚居相位崔彧董文用以忠直居言路皆畏其強無敢譎言攻之者文海獨上疏排其姦可謂忠且勇矣

庚寅二十七年春正月安南王陳日烜卒子曰燇立○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日烜屢召不至遣族父遺愛入貢朝廷因封為安南王遣愛還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拒不受命發兵討之失利而還上怒欲再發兵諤勒哲博果密言小夷不足重煩天

兵張立道再使安南若復使之往宜無不聽命上名立道至香殿諭遣之既至安南世子日燇伏謁道左迎入聽詔立道傳上命數其罪曰燇曰比三辱公使何以見教立道曰昔鎮南王致討汝非能勝之以不用鄉導深入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瘴癘險惡今將發雲南嶺海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者繼以北方勁卒汝決不能抗汝戰不利不過走入海島夷乘敝必寇抄汝汝力不能支必為之屈與其屈於彼孰若為天子臣乎日燇謝曰公言良是我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因出奇寶為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之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死臣將何辭乃遣其臣阮代之等隨立道入朝謝罪修歲貢如初夏有害其功者以為必先朝而後赦日燇懼竟不敢至

四月癸酉車駕幸上都○河北十七郡蝗○五月鍾明

亮降既而復叛管如德雲丹密實合兵討明亮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師衆冦贛州樞密院請詰如德等違詔縱賊從之○是歲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建昌丘元等掠南豐諸郡太平葉大五等冦寧國處州呂重二楊元六等冦東陽縉雲及徽州賊胡發饒必成等泉州陳七師等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杭州賊唐珍等皆討斬之

秋七月太原平陽大同隕霜殺禾○八月辛未朔日食○車駕還宮○沁水溢○癸巳京師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民七千二百二十八壞官府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監察御史商琥上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為國在立法任人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上嘉納馬琥挺之子也

九月御河決高唐〇冬十月封皇孫噶瑪拉為梁王故太子珍戩長子也出鎮雲南後改封晉王江南諸路大水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餘人尚書省以聞上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餘石十一月河決祥符縣太康通許陳潁二州大被其患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民居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十二月蠲大都等路逋租蠲大都平灤保定河間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逋租十三萬五百六十二石明年復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逋租三百萬石鈔一千一百五十定絲綿九千四百餘斤又免太原上都飢民逋租三萬八千五百石以趙孟頫為集賢直學士孟頫為兵部郎中僧格以鐘鳴時即坐省署六曹官有後至者笞之孟頫一日偶後至斷事官

遷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辱士大夫乃辱朝廷也僧格遣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吏以下他日孟頫行東御牆外道隘馬跌墮河僧格聞之為言於上移御牆稍西二丈許上聞其素賢賜鈔五千定遷集賢直學士

安圖罷安圖自立尚書省切諫不聽乃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乙不用僧格別任賢相猶不至誤國虐民亦不報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金火土三星聚奎○甲寅虎入南城翰林侍講學士趙與票上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詔諸郡縣皆立學凡師儒府州曰教授學正學錄縣曰教諭書院曰山長及陰陽醫學皆設教授

詔選用守令詔諸路州縣除達嚕噶齊外守令並選漢人有聲望及勲臣故家儒吏資品相應者為之佐貳色目漢人參用

期於政平訟理民安盜息○詳曰古稱立賢無方今選舉守令而猶限以勳臣故家拘以儒吏資品則求士之途狹矣又况佐貳期以參用色目漢人安能得真才而用之哉

二月加封嶽鎮海瀆

上謂省臣曰五嶽四瀆宜遣重臣代朕往祠之於是加封東嶽為天齊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玄聖帝加封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昭德順應王中鎮霍山崇德應靈王西鎮吳山成德永靖王北鎮醫無閭貞德廣寧王江瀆為廣元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佑王勑有司歲時奉祀

僧格以罪罷以諤勒為尚書右丞相○罷徽理司○車駕幸上都○諤爾根薩哩葉李罷以博

果密為尚書平章何榮祖為右丞賀勝為參政○改諸道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三月庚戌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以崔彧為中書右丞○仆僧格輔政碑○夏四月治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罪坐盜用官物及私攻宋陵寶玉并盜詐為贓不可勝計省臺乞正典刑勅貸其罪沒入妻子貲產○評曰嘉木揚喇勒智竊浮屠之名為盜賊之行貪淫暴虐不可勝誅寘之極典尚有餘罪乃貸其死但沒入其家貲名而已則是分贓而縱盜元之政刑於是乎不振矣○葉李赴京師未至卒○以王㟲為高麗王世子賜銀印以廉希恕為湖廣右丞行海南宣慰使○立左右兩江宣

慰司○五月罷尚書省諤勒哲為中書右丞相敏珠爾多卜丹博果密並中書平章何榮祖為中書右丞馬紹為中書左丞賀勝高翥並中書參政何榮祖上至元新格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命刻板印行以默德齊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僧格等伏誅僧格既伏誅命械逮其親黨約蘇穆爾於湖廣得其正旦名百官至家受賀方詣省拜闕及陰召卜人有不軌謀等罪籍其家貲凡為金五千觔它物稱是併誅之又僧格妻弟巴爾濟蘇為燕南宣慰使受賄積贓亦坐誅其弟達爾瑪達賓為鞏昌宣慰使亦懼誅自殺給還故太保劉秉忠田僧格以秉忠無子收其田土其妻竇氏言秉忠嘗鞠猶子蘭章為嗣勑以地百頃還之以李淦為江陰州教授揚州學正李淦上言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

知右丞葉李妄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勅驛名至京師會李已卒遷淦教授以旌敢言名監察御史李祚于哈達遜祚嘗劾僧格黨庇蒙固岱嘉琿達納蘇拉迪音摩里奸贓因誣以他罪流祚哈達遜沒入其妻子家背及是崔彧以為言名還之八月己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一萬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九月以咱喜魯迪音為中書平章必都喇迪音為左丞○命尚衣局織無縫衣評曰帛有邊幅衣有殺縫此必然之理織無縫衣無乃作為奇巧者歟非盛德之君所宜御也遣宣撫使楊祥等招諭瑠球不至而還瑠球在南海之東與彭湖諸島相對其西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近瑠球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舟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蓋外夷之最小而險者漢唐以來不通

中國至是命海船萬户楊祥哈容張文虎並為都元帥将兵往征之既而閩人吴誌斗言祥不可信宜先招諭乃以祥為宣撫使授阮監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賫詔以往明年祥監果不能達而還誌斗卒于行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治

召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因固辭疾

貽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它無所得至於君臣之義見之甚明凡吾人得以安居暇食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故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謀亦必各有以自效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沓至尚敢偃蹇自高負知遇之恩而得罪於中庸也哉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行再奉至教學亦輒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告歸省不報竟遭憂制遂不復出豈初有意於不仕耶今朝廷用賢一新時政雖前日隱者亦将出仕况因平日素非隱者乎又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奈何形留意

往命與心違因素有羸疾去年喪子今歲瘧疾自五月至八月病勢益增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不知所措徐而思之以為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遲疑則不惟心不自安而蹤跡高峻將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候病稍減即行而服藥百無一效竟遲延至今因踈遠賤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退若非難處惟閣下始終成就之上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與遂不強致○評曰劉因風節與嚴光相似然子陵羊裘釣水過為殊絕之行加足帝腹又失君臣之禮峻厲峭直不可以為法而静脩聞命即拜受任則辭進不失義退不違理畢不可踰高不過抗從容自然得賢人之高致者也尚論元世遺逸静脩一人而已

以哈喇哈遜為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遜威喇諾爾氏曾祖奇爾實勒事王汗後歸太祖父囊嘉特從憲宗伐蜀卒于軍至是錄功臣後以為大宗正用法平允拜湖廣

平章臺臣言宗正決獄哈喇哈遜即去恐難為繼上曰湖廣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間多盜商旅不行哈喇哈遜至發卒擒誅之水陸始通

冬十月以蘇蘇德濟為中書平章○罷鈎考錢穀 自理算天下錢穀已徵入數百萬未徵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趙孟頫與阿哩袞薩哩善勸令奏請降赦除免可弭天變上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謂其必非上意孟頫徐曰錢粮未徵而人死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累僧格悟怒稍解至是被誅臺臣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迄今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設法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乃詔罷鈎考其昔年逋負錢穀文卷令聚置一室其非朕詔而視之者有罪

十二月以崔彧為御史中丞 彧奏行臺言建寧總管馬謀因捕盜榜死良民俘掠人財迫通

處女獄具會赦臣等議以為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正罪又奏實都黨庇僧格更亂銓選楮幣監酒税法理算逋賦殃民最慘天下莫不願食其肉宜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又言色徹肯為河西宣慰吏有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不法者檄僉事簿問而色徹肯率衆奪告者去侵辱憲官宜先停色徹肯官職遣御史鞫治又奏僧格時使臣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有罪籍人家財請禁之上曰何人乃敢爾對曰伊喇伊努巴延徹爾比嘗傳旨釋放罪人上悉可其奏或又言松州守臣長孫自言不願治州願備員憲官令茂巴爾斯上聞傳旨至臺時令委用臣等所宜奉行但其人徑自陳獻又嘗有罪理應區别又鄂州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其害已令僧格奏罷今宜復置又舊日諸官吏受賕在内則詣臺在外則赴憲司首告僧格時不赴臺憲而赴諸司首故反復牽延事久不究宜如前制又御史特克實言女直人嘉琿達妄言去年以來千石餉羅壘特穆爾軍奏交鈔

四百定宜從本道廉訪司究問追償議罪並從之

頒農桑雜令上之初即位也詔天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令民崇本抑末立勸農司農等司巡行郡邑察舉勤惰牧民者視以為殿最風憲常加體察又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多不能載其畧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社長專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過乃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疏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桑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其數以生成為準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

各社種苜蓿以防飢饉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牧鵝鴨蒔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命止移文勸諭故終上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〇評曰古之善養民者使耕田鑿井出作入息不知其誰之力所謂王者之民皥皥如也頃農桑雜令固養民之先務然條目繁多過為之制曲為之防而不出於自然猶種樹者爪其膚以驗生枯搖其本以觀疏密則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誠有若柳宗元之論者矣故其後果以官吏擾民罷勸課然則善養民者其必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將不勞勸課而衣食自足矣

定科差法國初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絲料始於太宗朝每二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户出絲一斤輸於

本官包銀定於憲宗時漢民每户科銀六兩後定為四兩以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顔料等物及中統初定户籍科差條例然其户不一有元管户交參户漏籍户協濟户於諸户中又有絲銀全料户減半户止納絲户止納鈔户又有復業户攤絲户漸成户名項不同科納絲銀鈔物亦各有差然絲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亦以户之高下為準俱以合科之數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折收它物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軍站僧道等户皆不與至是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税皆州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富强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評曰包銀絲料蓋即宋之所謂免役錢也既輸於官又輸於本官即唐所謂送使留州者也但絲銀之外又有顔料之徵俸鈔之科亦重斂矣然當是時民安不以為厚斂者意其取民之財雖多而用民之力甚少也蓋民有餘力方有餘財若用竭其力則生財之路狹民之衣食且不足何以應國家之求哉

然則欲裕民財莫若寬民力孔子曰使民以時斯之謂也王安石主免役蓋亦有見乎此而司馬公力主差役之便豈非執一之見歟

壬辰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左右有珥上有抱氣詔免朝賀開通惠河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州高麗社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一十二處置壩閘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從之明年秋河成賜名通惠凡役軍匠二萬餘人為工二百八十五萬用鈔一百五十二萬定粮三萬八千七百石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掘地往往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見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都五十里陸挽粮運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病至是悉罷焉二月征爪哇國

以萬户史弼福建右丞高興並為本省平章將軍二萬船五百艘往征加高麗王太保賜功臣號○誅王巨濟等臺臣言納蘇拉迪音摩里實都王巨濟黨助僧格為不法及理算海南錢穀極其急虐民至嫁妻賣女害及親隣揚州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此三人者莫不思啗其肉乞依條論坐從之獨貫都特免以汪惟和為鞏昌二十四處都總帥○翰林學士閻復罷坐撰僧格輔政碑故也三月以特克琳沁並為中書平章阿里為右丞梁德珪為參政省臣言何榮祖以疾敏珠爾多卜丹以久任乞令免署惟食其祿與議省事從之車駕幸上都○以王惲為翰林學士惲有才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初拜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章嘗劾都水劉晸陷沒官粮四

十餘萬及監修太廟不敬最以憂卒遷惲福建廉訪使黜貪汙理寃滯名至京師見上柳林行宮上萬言書極論時政故有是命

皇孫達爾瑪巴拉薨珍戩第二子也是為順宗生武宗仁宗仁宗生英宗武宗生明宗文宗明宗生順帝寧宗○評曰元世諸君其統緒傳授最為不正其嫡庶亦不可考裕宗既以世祖之嫡為太子而成宗居次第三於裕宗諸子又以嫡為皇孫則噶瑪拉乃裕宗之庶長達爾瑪巴拉庶次也成宗無子若以庶繼嫡則噶瑪拉之子泰定帝以次當立但當時以安西屬疏于統乃迎立達爾瑪巴拉之子哈尚是為武宗武宗以定難之功傳其弟仁宗仁宗違盟而傳其子英宗英宗無嗣而泰定方入繼未為不正也雅克特穆爾因其死又援立哈尚之子圖卜特穆爾為文宗然則自成宗之外皆非正矣簒弑相尋年代短促豈無所自哉是以君子貴居正而重大本也

夏六月兩浙水○八月車駕還

宫○廣西安撫使賽甫鼎有罪誅坐誹謗朝政專權縱恣以風聞三十餘事妄告省官上以其有傷政體下吏論誅其黨杖而徙之秋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曾先使安南至是遣與禮部郎中陳孚偕行既至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使者至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回館又請開雲會門曾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執不可乃自陽明門入又責日燇親出迎且講新朝尚名之禮以書往復者三宣布朝廷威德日燇大感服冬十月以張師道為翰林直學士師道由福建廉訪司知事名赴闕因乞汰内外冗官詔與敏珠爾多卜丹何榮祖馬紹燕公楠等區别之擢師道翰林直學士十二月罷福建寧國等路銀冶初福建參政魏天佑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既而所得不充乃賦民鈔市

銀輸官而私其鈔一百七十定臺臣請追贓罷煉從之中書亦奏寧國民六百户冶銀歲輸二千四百兩皆市銀納官未嘗採之於山乞罷之制可

癸巳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圖卒安圖穆呼哩四世孫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年十三入宿衛上嘗見其母問及安圖嘆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一日上欲殺阿里布格黨人千餘安圖曰人各為其主今甫定大難以私憾殺人恐不足以懷服未附上驚曰卿年幼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器重之卒以為相凡再入中書雅敬姚樞許衡惡阿哈瑪特僧格然逼於權奸不得展其志卒年四十九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弗之信果然失吾良臣後贈太師東平忠憲王

始祭社稷先是詔有司歲祀太社太稷至是用崔彧言於和義門内少南為二壇壇高五丈方廣如之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社壇用青赤白黑四

色土依方位築之覆以黃土稷壇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四周純用一色土為之祝文曰嗣天子敬遣某官敢昭告於太社之神配位曰后土之神太稷之神配位曰后稷之神○評曰有天下國家者以宗社為重奉之以行事既曰太社太稷而詔有司歲祀非矣世祖在位三十五年混一海宇者已十八載而始祭社稷又不親祭而遣官皆非也

汰冗官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二月回回獻大珠卻之先是伯克穆蘇售大珠上以其無用却之至是回回人伯克瑪哈瑪迪沙以大珠獻要價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者

江淮行院進鷹卻之勅自今軍官毋縱禽擾民違者論罪

車駕幸上都○高麗王睶更名昛○三月以扎色知樞密院事○括馬凡得十萬匹

毀江南諸道觀及聖祖天尊祠

夏

四月太子贊善劉因卒因年四十五卒無子延祐中贈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玄嘗贊其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殺伐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為知言

五月真定深州大水○六月詔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與之秋八月梁曾等以安南使來國相陶子奇從曾等詣闕謝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皆陳於庭上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拂之如素馴者上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上稱善解衣以賜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上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

爾是時有親王至自和林上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辯者汝事梁曾所辯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譏曾受安南賂上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黄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上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進討遂拘留子奇於江陵九月車駕還宮○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凡一月乃滅以陳孚為翰林待制始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署山長秩滿調選入京時上方選朝士使安南廷臣薦孚博學有氣節以為翰林編修攝禮部郎中使還上欲用之要地朝廷以孚南人尚氣頗疾之未幾出為建德治中調衢州孚因請鄉郡遂遷台州十一月以巴延為中書平章巴延河南平章也高麗王眲入朝○十二月馬紹罷以張九思為中書左丞○治史弼等罪

彌與高興伊埒黙色坐征安南爪哇無功各杖之仍沒家貲三之一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庚午崩于紫檀殿

先是有譖丞相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詔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代之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使人告約蘇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乃與之交兵凡七日且戰且卻諸將以為怯詬之曰果懼何不以兵授大夫巴延曰海都懸軍渉吾地要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皆曰請任之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授軍於約蘇特穆爾而居大同以俟後命及上不豫驛召之至上崩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巴延訶之曰汝將為亂耶其一如平日有盜内府財者宰執以其幸赦欲誅之巴延曰今以誰之命而誅盜人服其有識○評曰夫為人臣者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此常理也若夫將在軍雖君命有所不受謂事之垂成機不容髮權一時之輕重者耳巴延久居北邊人或譖其通好海都遣將代還而敵兵復至為巴延者明君臣之大義則以兵授大夫可也若審其事機可以制敵人之死命則滅海都而解兵可也乃戰七日而卻欲誘其深入一戰可擒又徇諸將欲戰之請還軍擊之使海都終得脫去於是乎進退皆非義矣其後托克托征高郵城垂克有詔罷其總兵人或勸之曰城破聽詔未晚也托克托曰城茍不克如君命何卒受詔論者謂元失江淮托克托不能用權之罪愚謂人臣之義當以托克托為正

夏四月甲午皇孫特穆爾即位大赦天下

初皇孫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世祖崩告哀軍中遂南還宗室諸王會於上都太傅知樞密院約蘇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長宗盟何視而不言於是噶瑪拉合宗親大臣勸進皇孫遂即位

大赦天下除兩都差稅一年餘減地丁租稅十分之三諸逋欠及逃亡差稅皆除之賜諸王駙馬依年例上大行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皇后曰昭睿順聖皇后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裕宗即皇太子珍戩也改太后所居曰隆福宮戊申太白晝見犯輿鬼○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為太師巴延為太傅伊徹察爾為太保○遣安南使陶子奇歸國○以楊桓為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穆呼哩曾孫碩迪家者桓辨其文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太孫龍飛而璽出天其彰瑞應乎即為文叙璽始末上之六月庚辰朔日食○以特穆爾為中書平章○封乳母夫完顏巴

延為冀國公妻何氏為夫人勅遣宋使家鉉翁還鄉里鉉翁安置河間年逾八十賜衣服遣還詔修世祖實錄以丞相諤勒哲監修以策喇實巴鄂爾為帝師○秋七月詔振舉臺綱○以伊徳黙色為東昌路達嚕噶齊省臣言其嘗官是郡犯法五百餘事今不可使復任上曰姑試之以賽音諤徳齊為中書平章○八月庚辰太白晝見○九月丁巳經天○冬十月戊寅車駕至上都上既即位巡狩賽音布拉克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上悟車駕遂還十一月丁未上朝隆福宮上玉冊寶罷湖廣江西

行樞密院以其事歸行省以巴延徹爾參議中書省事命下其兄辭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上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以何瑋為中書參政時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詔改元詔改明年為元貞元年

釋罪囚用帝師奏釋大辟三十十人杖以下百人

二月太傅右丞相巴延卒巴延初入臨安宋主請見巴延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及還詔百官郊迎阿哈瑪特先百官半舍道謁巴延解所服玉鉤條遺之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哈瑪特謂其輕己銜之乃誣其取宋玉桃盞按之無驗得釋阿哈瑪特死有獻此盞者世祖愕曰幾陷我忠良伯什里默色嘗誣巴延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巴延臨視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反世祖問故巴延曰彼自有

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之初即位諸王有違言巴延按劍立殿陛陳顧命詞色俱厲諸王股栗趨下殿拜及有疾上問之時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巴延因張目對曰內有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上是其言罷行院十二月丙申有星隕於東北遂薨巴延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世祖勞之謝曰奉陛下成筭阿珠等効力臣何功之有

定廟樂

初太祖以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太宗用孔元措言收錄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於東平製習憲宗時始用以祀天地於日月山世祖中統初定名曰大成之樂至元間太廟成勅撰八室樂章舞節至是世皇裕宗祔廟命太樂署編造曲譜翰林定撰樂章世祖室曰混成之曲裕宗室曰昭成之曲

元史續編卷四

元史續編卷五

明 胡粹中 撰

乙未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濟爾哈朗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為中書參政楊炎龍為左丞○封皇姑囊嘉特章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曼濟台為濟寧王賜金印江東廉訪僉事實保有罪自殺杖季讓除名饒州守阿勒呼木治中趙良不法實保與讓受金縱不問事覺實保自殺杖讓除名

二月翰林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

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父執不敢斥言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世祖歎賞焉○評曰以人品論之葉李誠不如夢炎以風節觀之夢炎亦何以過葉李夫士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草非疾風亦無能以表其勁夢炎依阿取容於賈似道世祖所知而葉李依阿取容於僧格則世祖所未見也取人於一事葉李為優求其全體夢炎終勝嗚呼若夢炎真可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歟

罷江南茶稅以其數三千定添入江西榷茶運司歲額

緬國入貢獻舍利寶玩

括馬除官吏所乘悉括之

以呂天麟為中書

參政○三月安南入貢慰國衆也且謝寬貰恩并貢方物壬辰地震○罷營造以東作方興罷諸不急營繕惟帝師塔張法師宮不罷詔選官專令中書擬奏省臣言樞密院御史臺例應奏舉官屬其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便詔自今以後專令中書擬奏夏四月封乳母楊氏為趙國安翼夫人○增京師兩城賑糶米肆上以京師米貴廣益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又為豪强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貧民户數置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户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減一謂之紅貼糧與賑糶並行每歲不下二十餘萬石閏月建五臺山佛寺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命將作院使伊濟工

部尚書宋德柔董其役蘭州黃河清上下三百餘里清凡三日五月蠲逋欠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罷徵以滿達勒僉書樞密院事滿達勒巴延之子也太后言其父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上以其年幼故有是命江南州郡水饒常湖鎮江建康太平皆水六月戊申歷城清河溢○秋汴梁蝗○高麗王求為太師中書令不允○翰林承旨董文用進世祖實録○勑上書者命中書開視以聞○西平王鄂囉齊駙馬濟寧王曼濟台犯法詔皆諭之隴北廉訪司鞫張萬戶不法西平王撓其事曼濟台私殺罪人臺臣劾奏有旨皆諭之申飭貢舉儒吏○冬十月戊辰太

白晝見○賜帝師玉印雙蟠龍紐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暹羅来貢進金字表十二月荆南僧晉昭伏誅坐偽造佛書有不道語太師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卒約蘇特穆爾博爾濟之孫器量弘達世祖嘗賜號伊囉勒諾延華言能官也務振臺綱遇事廷辯有直臣風總兵討奈曼有功拜太傅從上撫軍北邊及定策佐命進太師卒後追封廣平王謚忠憲

丙申二年春正月丙戌太白晝見○復立安西王相府安西王傳塔奇勒圖特穆爾請復立王相府上曰去歲阿南達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止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有耶賦税軍站皆朝廷所以圖沁為御史司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

大夫臺臣言漢人為同僚者嘗為奸人捃摭其罪由此不敢盡言請於近侍錫保齊舒庫爾齊中擇人用之上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 詔諸王公主駙馬非奉旨毋輒罪官吏○立中御府以圖魯卜唐古並為府卿 二月博果密罷以段貞為中書平章○罷進蒲萄酒以蒲萄園業皆還之民 三月丙子幸上都○寶都伏誅寶都言晉王噶瑪拉多爾岱言約蘇特穆爾皆有異圖樞密院鞫之無驗詔言晉王者死言伊囉勒者謫從軍 夏五月安西王遣使告饑上諭使者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南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定又給以糧今復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汝又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括馬牛羊詔民間馬牛羊百取其一

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六月降官吏受賕條格凡三十等秋七月以朱清為江西參政張瑄為河南參政○廣西盜起討平之廣西賊陳飛雷通藍青謝發冠昭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八都馬辛討平之詔告捕盜賊者賞強盜一名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犯人無徵者官給又詔求弭盜方畧燕南河北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已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志嘗言之矣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刼又復胥勸有司結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能移惟是嚴刑可

制所擬事條皆切於時用天祥乃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皆杖殺之亡入它境者輒揣知所向授方畧遣官追捕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盜爲之息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衆天祥捕繫而杖之于市神怪屏息因劾山東宣慰使貪暴不法事格不行天祥遂以任滿辭去○評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荅以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辭約而理當百世不能易也天祥上弭盜方畧獨切於妄赦理固有之所以致盜豈在茲乎至於謂凶頑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能移惟是嚴刑可制則其言雖近理而實害理不可不察也夫聖人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謂下愚不可使爲上智耳豈真謂性有善惡之不同其惡者終不可化而爲善耶但謂氣質有如此之異於是習於善則爲善習於惡則惡耳苟化民者作而新之寧有不能换出於汚染之間者哉五帝三王之世豈無頑惡之民以善化之故惡者少而善者多若謂嚴刑可以制惡人

則秦始皇之時當外戶不閉而田野之間讓畔讓路矣天祥之言駁而不純故不得不論冬十月甲辰脩大都城○壬子車駕還宮○贛州劉六十作亂討平之○定徵江南夏稅法國初取民內郡曰丁稅地稅即唐之租庸調也江南曰夏稅秋稅即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始於太宗朝每戶出粟二石後增為四石後又定令諸侯民戶每丁出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有耕種者驗其牛具地土之厚而徵之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仍命歲書其數于册及世祖即位而輸納收受關防會計之法愈備至元十七年又定全科戶每丁粟三石驅丁一石地稅每畝三升減半科戶每丁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三年至五年每年遞增二斗五升六年入丁稅協濟戶每丁粟一石地

税每畝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輕賫鈔二兩富户遠輸下户近納每石俱帶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定輸納之期為三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其江南秋夏税之法初用姚元之請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後令輸米三之一餘折鈔以七百萬定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定其輸止用宋斗斛蓋宋二石當今七斗云至是又定江南徵夏税之制秋税止命輸租夏税則輸木綿布絹絲綿等物所輸之數視糧為差每糧一石諸路分不同江浙之婺州等路江西之隆興等路皆折輸三貫福建泉州等處折輸二貫紹興及漳州等五路折輸一貫五百文大抵因其地高下以為直焉○評曰古者什一而税即後世所謂田租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即後世所謂户調歲役民不過三日即後世所謂丁庸故論者以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後變而為兩税元有天下内郡所收曰地税丁税即所謂租庸江南所收曰夏税秋税即所謂兩税蓋兼用之亦鄉遂用貢

都鄙用助之意歟

丁酉大德元年春正月以張斯立為中書參政〇二月封緬王詔曰祖宗肇造區宇以來萬邦莫不畏威懷德先朝臨御之日爾國使人稟命入覲詔已允請爾乃食言是以我闊帥加兵於彼茲者爾遣子信合八的奉表來朝宜示含弘特加優渥今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賜銀印信合八的為緬國世子錫以虎符以仍勅雲南等處邊將毋擅加兵爾國官民各宜安業

王慶端為中書右丞〇詔改元赦天下改今年元貞三年為大德元年

三月以額森特穆爾為中書平章梁德珪為右丞巴特瑪琳沁為左丞〇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〇五臺山佛

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曰太后臨幸五臺其不可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無不蹂踐一也親勞聖體往復暑途萬一失調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守成持盈舉動必書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違缺定省五也伏望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旺沁與中丞崔彧不合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漢人李御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上大怒敕丞相諤勒哲鞫之平章博果密讀其書諤勒哲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寺蓋以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此可賞也博果密等入言之上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遂罷旺沁復元禮職○評曰李元禮之疏可

謂切直矣成宗初聞之而怒以其謗佛也徐思之而惟知其言之有禮而非謗也不獨復元禮之職而能罷旺沁之官如是則忠讜日進而讒佞日退矣非明哲之君何以能此崔彧素稱忠直而於此不惟不能諫又匿元禮之疏不敢以聞豈非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哉

丙子車駕幸上都○夏四月

癸巳朔日食○省臺議上風憲事宜省臺臣僚奏阿喇卜丹及崔彧陳臺憲事宜臣等議乞依舊不立臺選惟御史及本臺首領官許自舉用廉訪使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參用色目漢人各省文案聽行臺委官檢覆有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都省遷調廉訪使亦如之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任牧民經省臺同選者聽臺自調中書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臺臣同議各官府風憲官毋得輒

入體察制曰可五月河決汴梁發三萬餘人塞之上思州叛蠻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漳河溢○六月褒賜湖廣叅政崔良知以良知廉貧特賜鈔千定乙未太白晝見○有星隕于崇仁縣化為圓石綠色和州歷陽縣江漲漂萬八千五百餘家汴梁南陽大旱○衡州酃縣山崩○秋八月車駕還宮○冬十月戊午太白經天十一月戊子甲辰復經天以高麗世子謜為高麗王加王昛為逸壽王昛告老故有是命大都總管錫迪坐贓釋不治錫迪坐贓當罷上以故臣子特減其罪崔彧言不可使復任上曰卿等與省臣誠之若後復然則寘爾死地矣○評曰法

者人君所與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特減其罪則廢法矣法廢而欲治天下得乎其後江浙平章嘉琿德爾默色南臺中丞張閭互相告劾兩釋不問元之政綱凌遲墮廢不待至正之末而後見也

復立芍陂等屯田○改雲南行臺為陝西行臺徙治京兆而雲南改立廉訪使其後

遂定天下為二十二道內八道隸中臺山東東西道濟南置司河東山西道太原置司燕南河北道真定置司江北河南道汴梁置司淮西江北道廬州置司山南江北道荊州置司江北淮東道楊州置司山北遼東道大寧置司江南十道隸南臺江東建康道寧國置司江西湖東道隆興置司江南浙西道杭州置司浙東海右道婺州置司嶺北湖南道潭州置司嶺南廣西道靜江置司海北廣東道廣州置司海北海南道雷州置司福建閩海道福州置司江南湖北道武昌置司陝西四道隸西臺陝西漢中道鳳翔置司河西隴北道甘州置司西

蜀四川道成都置司雲南諸道中慶置司是歲水旱濟南反金復州水旱大都遼陽瀋陽廣寧水順德河間大名平陽旱河間平樂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江南常州建德溫韶澧南雄常德臨江皆大水廬壽陽淮安饑

戊戌二年春正月詔減田租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戶並免差稅三千賜翰林集賢儒臣王惲等鈔有差上以兩院儒臣王惲閻復王構趙與票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王顯宋渤盧摯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楊麟皆先朝耆德清貧守道各賜鈔有差凡二千一百餘定詔祭太廟增用馬初太保月察察而等奏請廟享增用馬從之至是特祭太廟用馬牛一羊鹿野豕天鵝各七餘品如舊為特祭之始國俗重馬湩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

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大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抛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其所重也

二月辛酉熒惑太白歲星聚危熒惑犯歲星○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中書平章楊炎龍為右丞○乙酉車駕幸上都○丞相諤勒哲奏請節用上諭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出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用幾何其會計以聞於是諤勒哲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定然猶不足於用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定自今敢以節用為請上嘉納焉為罷中外土木之役

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淘金户於

原籍歲辦金悉責有司○評曰生財有大道誠不在於淘冶煎煉也罷之宜矣然還淘金戶於原籍而責歲辦金於有司金何從而出乎所謂止沸而不能離薪者也　三月責降道州守臣達嚕噶齊阿琳巴哈總管周克敬坐虛申麥熟不賑饑民臺臣言雖經赦宥宜降一等從之　夏四月燕南山東兩淮江浙郡縣蝗凡一百五十處　五月以何榮祖為中書平章巴特瑪琳沁為右丞○六月西臺侍御托歡坐罪罷以受賂不法也　罷江南門攤夏稅臺臣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爾哈雅改為門攤增課錢至五萬定宣慰張國紀又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併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於是上命中書趣罷之　禁諸王擅行令旨越例開讀者併所遣使拘執以聞　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

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使名高麗王諶復以其父䁥統國政諶擅命妄殺中書奏罪當廢詔遣右丞楊炎龍僉樞密院洪君祥名其入侍以䁥仍知國事江西

江浙水○九月丙申帝還宮○御史中丞崔彧卒彧以敢言任中丞十年世祖時中書請以為○丞世祖曰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然居臺中久守正不阿人多疾之寶泉提舉張簡父子訟彧不法十餘事按問無驗繫獄死御史鄂囉實喇劾奏彧上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彧遂以病辭上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然勉為朕少留遂加平章政事彧尋奏先朝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宜遵舊制俾廉訪司勉勵上深然之至是卒至大初贈太傅追封鄭國公謚忠肅以王慶端為中書平章○冬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括馬除牝孕者三歲以上並拘

之增置各路推官（上路二員　下路一員）以哈喇哈遜為江浙左丞相（由本省平章陞）定諸稅錢三十分取一〇命廉訪司歲察舉所部廉幹者各二人

己亥三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請避位不許（省臣以天變請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盡從卿但當擇賢者任之〇評曰天道之變由人人為所感欲弭天變在君臣脩政而已今宰執特請避位而不聞增脩德政變何自而弭夫應天以實不以入成宗以為卿等但當擇賢者任之其知任賢為脩政之本矣嗚呼賢哉）封伊瑪和爾為定遠王（伊瑪和爾阿里布格子也後改封定王）復以王昛為高麗王（遣工部尚書額森特穆爾翰林侍制賈汝舟賫詔往諭之）以哈

喇哈遜為中書左丞相○流高麗柄臣趙仁規崔冲紹于遠州二人附王謜擅命妄殺至是丞相諤勒哲等奏世祖時罷高麗省院臺改立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令謜加仁規等司空司徒侍中之職眶又給仁規赦九死奬諭文書及私造歷擅寫皇朝帝系謜擅殺人仁規進女侍為巫蠱等事上乃命杖之流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乙巳太白經天○二月癸丑朔車駕幸柳林庚辰幸上都○罷四川福建行省○三月遣補陀僧一山使日本○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上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上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於今者江浙平章嘉琿等有罪勑皆勿問行臺劾教

化受財三萬餘定嘉琿復言平章德爾布哈斂財賦時盜鈔三十萬定及行臺中丞張閭受李元善鈔百定勅俱勿問

夏四月以伊埒布哈為中書左丞○五月復立征東行省哈克繖還言王昛不能服其國人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立征東行省以庫哩濟蘇為平章

秋七月放江南諸寺佃户為民省臣言江南諸寺佃户五十餘萬本皆編民嘉木揚喇勒智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

勅禁捕鶖揚州淮安蝗在地者為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乃禁捕鶖

八月己酉朔日食不應太史言是日巳時日當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評曰日月行天有常度故交食可推策而知日食不應推策者之過也齊履謙為太史不能引過而曲為巳

時近午陽盛陰微之説以欺其君其失甚矣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皆闕於推步而非有它也乃引以文過則其過益甚矣屢譏於當時在端亮之列而猶若此惜哉九月壬辰流星有聲如雷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色赤尾長丈餘己亥車駕還宮○冬十月壬子立皇后巴約特氏○十一月杭州火○復置諸路惠民藥局初太宗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定為本用營子錢以備藥物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世祖末年以失陷官本罷之至是依舊例復置皆令各路正官提調○評曰給醫藥以療貧民之有疾病者此愛民之仁濟物之義也而出銀為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則與民爭利而有害於仁政矣十二月以諤爾根薩理為中書平章初諤爾根薩哩以僧格故罷政有言其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

事大不敬請下吏治世祖大怒欲抵言者罪諤爾根薩理頓首謝曰陛下含容臣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世祖嘉其長厚使復領太史院上之未即位也數名之不往以其得大臣體深重之每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語左右曰若全平章於今無此乃命復入中書諤爾根薩哩父奇塔特薩哩學佛師名之曰萬全因以以字為全氏云

命皇姪哈尚出鎮北邊寧遠王庫庫楚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哈尚代之哈尚者裕宗第二子達爾瑪巴拉之長子母曰達吉鴻吉哩氏所謂興聖皇太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續編卷六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劉佳緯

元史續編卷六

明 胡粹中 撰

庚子 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丙辰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裕宗后也謚曰徽仁裕聖皇后 夏四月以布將齊為中書平章○五月勅優養儒臣 上諭集賢大學士諤爾根薩哩曰集賢翰林乃養賢之地自今諸老秩滿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六月立緬王子窟麻剌哥撒八為國王 先是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其弟阿散吉牙等所弑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詣京師詔

立為緬王遣忙兀魯迷師師問罪於是阿散吉牙等奉方物入朝自言殺主之罪遂罷兵以伊徹察喇為太師諤勒哲為太傅皆賜之印御史中丞博果密卒以董士選代之貧無以葬賜鈔五百定初博果密為燕南憲副有彊直聲及參議中書以盧世榮故辭不拜僧格在相位尤深忌之嘗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及徹爾劾僧格罪博果密具以實聞世祖始大驚決意誅之欲用為丞相博果密辭曰朝廷勳舊居臣右者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乃以諤勒哲為相博果密為平章勸罷征安南後其國入貢世祖喜曰卿一言之力也賜以貢物之半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餘悉辭之上初即位會崔彧卒時命博果密行中丞兼領侍儀司未幾亦卒謚文貞贈魯國公秋八月更定廕叙格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為差蒙古色目特優一級閏

月庚子車駕還宮○九月戊午太白犯斗○改中御府

為中政院掌宮中財賦營造供給秩正二品至大三年陞從一品冬十二月黜晉

州達嚕噶齊訥古伯坐紿稱親喪歸迎其妻事聞上以其數傷彝倫黜之○評曰為人子者不忍死其親故三日而斂冀其復生也訥古伯紿稱親喪歸迎其妻則放乎人欲而滅絕天理矣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猶不足以示儆今乃知其傷斁彝倫而不加重辟斯蓋元之國俗本出於違親棄倫故雖聖人君主華夏而不能以變其舊也

詔征八百媳婦遣劉深哈喇岱鄭佑將兵二萬征之是役也丞相諤勒哲說上以為江南畫世祖所取陞下不與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上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中丞董士選獨言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遺使招諭不從然後聚兵積糧相時而動豈

得輕信一人妄言寘百萬生靈於死地上色變士選言不止上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上麾之出後上聞深兵敗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賜上尊以旌直言蓋世祖嘗呼文炳為董大哥故上以二哥呼士信云○評曰昔文武開周室而言治者稱成康高祖興漢業而稱太平者曰文景成康文景功不在闢土開邊也在於善持盈守成耳今完澤説成宗以江南盡世祖所取不興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陋矣哉小人之見也成宗入其言而諫者不入其不明一至此哉然它日兵敗而猶能賞董士選之直言亦可謂賢矣

辛丑五年春二月分省于雲南以劉深哈喇䚟並為右丞鄭祐為參政仍置郎中員外郎都事理問各一員又置征八百媳婦萬戸府

置征東行省先是庫哩濟蘇言高麗王擅置

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皆衣食於民而苦徵之又其大會王曲盖龍扆譬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朝廷遣刑部王泰亨特詔往諭使釐正之庫哩濟蘇又奏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户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横徵暴斂官多民少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上亦以庫哩濟蘇不能和輯高麗併行省罷之仍降詔開諭昛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奉明表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員他如雜徭病民騶騎煩擾者亦皆省之上復詔昛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終始行之

三月丁酉幸上都○夏五月商州隕霜殺菽麥○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攻貴州知州張懷與戰死之 劉深等兵至雲南右丞烏呼訥調兵供餽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孥為虜矣衆惑其言

遂叛率猫狫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黄寨殺掠甚衆攻貴州知州張懐德戰死梁王遣雲南平章緈和爾參政布埒齊將兵禦之殺賊首撒月斬首五百級　六月乙亥平江等十四路大水〇秋七月戊戌朔晝晦　暴風起東北雨雹〇發江湖泛溢自通泰崇明至真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　以按巴阿固台並知樞密院〇八月霖雨灤漆淝汝水溢〇征金齒蠻　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又接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遣薛超兀而等將兵討之　丙辰彗出井　如南河大星色白長五尺直西北復經文昌斗魁南掃太陽又掃北斗天機紫微垣三公貫索星長丈餘至天市垣巴蜀之東梁楚之南策星上長盈尺凡四十六日而滅　冬十月增海運糧　以畿内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

石

壬申車駕還宮○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光燭地自北起近東為一星沒於危宿 十一月詔發兵討宋隆濟遣劉國傑及頴森和塔拉將萬人巴拉及阿勒坦將五千人討之定強竊盜條格強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是歲諸路水旱蝗歸德唐鄧陳汝和常襄陽等處蝗楊泰滁壽光隨荆門峽州霖雨汴梁蘄黄河南旱大名宣德濟寧奉聖登萊益都濟南東平保定河間真定等路水

壬寅六年春正月晉王哈喇岱薨命封其王印及內史府印罷朱清張瑄官江南僧石祖進告二人不法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以陳天祥為南臺中丞天祥上書論征西南夷事曰事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備

不得已而不已之用向者劉深遠征八百媳婦乃得已而不已之兵荒陋遠夷取之不足爲利不取不足爲害而深欺上罔下經過八番縱横自恣中途激變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人饑勢蹙退走致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軍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北起夫運糧至播州其正夫與擔負自已糧食者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使所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仰此一運之米此後兵若不休又將如何比聞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夾澗深林窄處僅容一人一馬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要擊雖衆亦難施爲或羣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將不戰自困矣乞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仍下詔招諭彼自當歸順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且宜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茶鹽引或用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

也不報天祥遂謝病去○評曰人臣論事可行則以為可行不可則以為不可必為斷絶之辭以起其君之聽猶懼其不能從況為兩可之論乎陳天祥諫不當征西南夷義理明白利害切中可謂善言事矣惜乎其終篇又言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且宜駐兵設法運糧食足而民不擾則是其前之所言利害皆臆說妄論矣使為其君者將何以從乎夫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不當為依違兩可之論也

追收民間護持璽書

上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户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宜悉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

壬戌鎮星犯太微垣上將○

二月罷征八百媳婦

罷劉深等官收其符印

征亦乞不薛

遣陝西平章蘇達拉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將本軍一切軍務聽伊蘇岱爾劉國傑節制

癸巳上有

疾釋京師重辟三十八人 三月丁酉赦以水旱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災甚者免差税三年其餘已經賑䘏者免一年今年内郡包銀俸鈔江南夏税及諸路人户散辦門攤課並從蠲免 夏四月車駕幸上都○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筭詔中書議罪聞奏 秋七月癸巳朔熒惑鎮星辰星聚井○以呼圖布廸音為中書右丞○冬十月車駕還宫○以哈達知樞密院○十二月庚辰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辛酉雲南地震戊辰又震○衡州袁舜一等作亂討平之舜一誘集二千餘人掠郴州湖南宣慰司發兵捕舜一及其黨誅首謀者三人餘悉

配洪澤芍陂屯田　劉國傑等來獻捷國傑及頹森和塔拉脅從者招諭復業來獻蛇節羅鬼等捷

癸卯七年春正月禁釀酒以歲不登禁河北陝西甘肅等處釀酒　二月賽音諤德齊罷以阿喇卜丹茂巴爾斯並為中書平章尚文為左丞董士珍托廸並參政○定中書省官員數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政二員定為八府　罷江南都水庸田司○三月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以郝天挺托爾楚往河南河北石玤往燕南山東耶律希逸劉賡往河東陝西特克哩托懽戎益往兩浙江東趙仁榮岳叔謨往江南湖廣茂巴爾陳英往江西福建塔齊哈雅劉敏中

往山北遼東並給二品銀印降詔戒飭遣之　褒賜江浙平章托克托先是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赴京仍籍其家貲拘收軍器海船等物御史杜肯搆言太傅右丞相諤勒哲受二家賄賂不報至是托克托發遣清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托克托以聞上使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也賜以黄金五十兩托克托巴勒敏之子穆呼哩玄孫也御史又言中丞董士選貸二家鈔非義上曰臺臣稱貸不必問逸若言者不已後當杖之○評曰君臣之于財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為臺臣而至於稱貸則其廉可知雖其廉如此而不能安其貧以至於稱貸則雖廉亦不足稱矣御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張家鈔非義而成宗以為臺臣稱貸不必問也不辭費而包容涵蓄多矣真人君之言也　都城火

○巴延[illegible]德珪段貞諤爾根薩哩巴圖瑪克新伊埒布哈密

喇卜和卓張斯立罷以洪君祥為中書右丞（坐受朱張賂當治罪詔皆罷之以君祥為右丞臺臣言其曩居宥密以貪賄黜乞別選賢能代之不報）誅劉深罷雲南分省（罷征緬及八百媳婦深伏誅笞哈喇帶鄭祐）索羅希岳鉉等進大一統志○甲寅車駕幸上都○夏四月濟南隕霜殺麥五月山東蝗○閏月戊午朔日食○以何瑋為御史中丞（瑋陳當世要務十條時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剌哈孫贓罪具服結權貴以枉問誣章瑋率臺臣論辯章乃得釋）右丞相諤勒哲卒（鄂勒哲錫津子也代僧格為相奏革弊政蠲中統以來逋負民賴其惠及上即位恪守成憲散財發粟不惜巨萬以賑濟百姓後加太傅位望益崇而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

職樂業當時以賢相稱之復立四川行省以雲南平章托克托湖廣平章程鵬飛並為平章雲南平章伊蘇岱爾入朝獻所獲金五百兩上曰是金卿效死所得者賜鈔千定西僧丹巴死丹巴一名家孔克喇實西番人幼從西天竺果達木實哩傳習梵書得其法要怕克斯巴薦之世祖時懷孟大旱命禱之立雨又呪黑龍湫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水面取以進世祖大悦後以忤僧格謫潮州時雲丹密實鎮潮妻病丹巴取數珠加其身即愈又言異夢及已還期皆驗海都犯邊上命禱祈捷書果至又為禱疾良愈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導從上北巡過雲州丹巴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乗輿持呪厭之未幾風雨大至惟幄殿無虞浙西霖雨民饑者十四萬詔賑糧一月仍免今年夏稅并酒醋課秋七月以哈剌哈遜為中書右丞相兼知樞密院阿固台

為左丞相○八月辛亥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戊申又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廉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盛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禳祈也時上有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九月戊午車駕還宮○丙寅太白晝見辛未熒惑犯南斗乙亥太白犯南斗熒惑入南斗勾已而行金華處士許謙以爲憂在吳楚是歲大祲謙貌瘠或問曰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乎○曰評曰君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許謙窮居隱約而以歲祲爲憂得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歟遣刑部尚書塔齊爾等使高麗塔齊爾與翰林直學

士王約偕往且以其國相吳祈專權徼詰闕下初王眰年老傳國于子諒小人離間乘諒朝京師使賂用事者留不遣眰既復位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至是屬王約驗問宣詔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地耶眰感泣謝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諒還國　冬十月太白經天○以濟爾哈呼知樞密院○翰林國史院進五朝實録大祖太宗定宗憲宗睿宗凡五朝實録　十一月亦乞不薛部黨魏傑等降人賜以衣遣還招其首亂者　己未太白復經天辛酉木氷十二月丙戌復經天帝師策喇實巴鄂爾嘉勒死明年年扎克嘉勒燦嗣　十二月奉使宣撫奏罷贓污官吏凡七道所奏罷官吏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

定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詔內外官年七十聽致仕

甲辰八年春正月詔天下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雜犯當杖者減輕笞者免私鹽徒役者減一年平陽太原免差稅三年隆興延安上都大同懷衛彰德河間河南安西等路被災人戶免二年大都保定一年江南佃戶私租十分減二永為例併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順元宣撫同知宋阿重擒其叔父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禁錮朱清張瑄親屬○以塔斯布哈為中書右丞趙仁榮為參政○平陽地震地震不止民屋倚輒毀宮觀摧圮者千四百區道士死傷者千餘人軍民不可勝計二月丙午車駕幸上都○乙丑彗星見自去年十二月庚戌彗見盈尺在室

十一度入紫微垣至是滅凡七十四日　董士珍罷○夏五月癸未朔日食○秋七月辛酉罷江淮財賦總管府○九月車駕還宫○復以梁德珪巴延為中書平章巴圖瑪克新為右丞察喇卜和卓為參政阿喇卜丹罷○潮州海溢○冬十月封皇姪哈尚為懷寧王以平海都功封懷寧王賜金印置王傅官以阿里為中書平章長壽為右丞托歡張祐並為參政○十一月以特古勒德爾為御史大夫○遣制用院使呼蘭等使高麗國相吳祈等至命省院臺鞫之得祈離間父子千户石天輔謀歸日本等罪竄笞之徙安西遣呼蘭同翰林直學

士林元撫慰之

乙巳九年春正月帝師年扎克嘉勒燦死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仍建塔寺多爾濟巴勒嗣二月建大天壽萬寧寺○辛丑詔敕令御史臺集賢翰林院六部於五品以上各舉廉能識治道者三人行省臺宣慰廉訪司各舉五人免大都隆興差稅內郡包銀俸鈔一年江淮以南租稅及佃種官田者十分免二平陽太原地震○三月丁卯朔辛上都○山東燕南隕霜殺桑般陽益都河間清莫滄獻等處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本以高興為中書平章○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涌水盡黑漂出松柏

朽木議行郊祀禮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臣等以為今始行郊禮專祀昊天為宜從之中丞何瑋獨曰嚴父萬世不易不從五月徵陝西處士蕭𣂏不至𣂏隱居南山下博極羣書學者及門甚衆嘗出逢一婦人失釵道旁疑𣂏得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隨後耳𣂏引至家取釵償之後婦得所遺釵愧謝來還鄉人有暮歸者遇冦詭言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嘗命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即其家為賀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汲水灌園從史令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之慙懼𣂏不以為意累授官皆不起至是命有司具安車迎之亦不至改諸道肅政廉訪司為詳刑觀察司○大都旱○改平陽路為晉寧路太原路為冀寧路以地震故改名六月庚辰立皇子德壽為皇太子

遣右丞相哈喇哈遜告天地御史大夫特古勒德爾告太廟詔告天下賜高年帛八十者一匹九十者二匹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親年七十無丁者從近遷除外任五品以上官並減一資諸罪囚淹係五年之上除惡逆外疑不能決者釋之流人量移內地潼川江溢漂没民居溺死者衆秋七月辛亥築郊壇在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各一員甲寅太白經天冬十月丙戌十一月壬申並同皇姪阿裕爾巴哩巴特喇及其母鴻吉哩氏出居懷州哈尚之弟也賜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二萬定以段貞巴圖瑪克新並為中書平章哈喇曼濟為右丞密喇卜和卓為左丞額森巴爾為參政○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户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商

胡達吉獻寶貨以鈔六萬定酬其直九月丁巳熒惑犯斗○庚申車駕還宮○冬十月復以詳刑觀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十一月庚戌太白歲星鎮星聚亢丙寅歲星晝見○庚午祀南郊用馬一犢一羊豕鹿各九文舞曰崇德武舞曰定功以右丞相哈喇哈遜左丞相阿哈台御史大夫特古勒德爾為三獻官行事○評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社稷蓋天下之主則主天下之祭祀一國之主則主一國之祭祀上下之分有截然而不可紊者今南郊祀天而以丞相大夫為三獻行事黷禮非分其失大矣吾不與祭如不祭天豈可輕也哉十二月丙子地震○庚寅皇太子德壽薨○是歲高麗王昛卒子謜立

丙午十年春正月築河防役河南民十萬閏月以特默格徹爾阿克繖為中書平章張閭杜思敬並左丞劉原為參政○晉冀地震不止○二月戊辰車駕幸上都○大同路大雪雨沙暴風大雪明日雨黑沙陰霾馬牛多斃道州江溢山裂○夏四月詔求鷹犬詔凡匿者沒家貲之半笞三十來獻者給賞○評曰前古帝王有解縱鷹犬者矣未聞有求之者也名雖求而又嚴刑重令以威之醲賞以誘之果何道哉夫元起朔漠以射獵為業鷹犬固宜其好然君主華夏以禮樂為治則非曩日穹室氊裘時比矣昔唐使至凉州諷李大亮進鷹犬亮表奏太宗為之褒賞元之諸臣何獨無如大亮者哉鄭州風雹大如鷄卵損桑棗及麥命蠲今年田租以蕭𣂏為太

子右諭德（斛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尋以病請去人問其故斛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固辭而歸尋卒謚貞敏）五月京師旱○以塔爾古岱塔剌海並知樞密院○禁西僧馳驛○秋八月熒惑犯太微垣上將○開城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伊囉幹等五千餘人）大都宣聖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九月己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壬午犯左執法○冬十月甲辰犯斗○中書平章徹爾卒（徹爾初為南臺大夫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臺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察為明徵贓以多為功甚至迫子証父弟告兄奴訐主傷風敗教莫此為

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上聞而嘉之改江浙平章名入中臺至是卒家資不滿三百緡人服其廉也十一月己巳車駕還宮○甲戌熒惑犯亢辛巳太陰犯熒惑○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乙卯上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實迪等禱于太廟是歲河間民王大夏及磁州民田雲童伏誅坐弑父母磔裂于市以吳全節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上崩于玉德殿丙寅朔上疾甚癸酉崩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庚午安西王阿南達入京師左丞相阿固台平章巴圖瑪克新巴延

中政院使集賽道興等潛謀推戴皇后巳約特氏稱制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南達與諸王莽賚特穆爾至京師阿固台集廷臣議祔廟攝政事中丞何瑋難之阿固台變色曰中丞獨不畏死耶衆皆懼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遂以疾去位○評曰元之統緒傳授最為不正然亦無可考所以然者由於后妃不分故嫡庶無辨皇后則曰大皇后二皇后皇子則曰大太子二太子皆極其數之所至而止世祖以前勿論裕宗於世祖諸子第三而立為太子成宗又裕宗第三子疑皆為正嫡矣成宗皇太子德壽既薨若其無嗣當立其兄弟無兄弟則次及庶長所謂庶長晉王哈喇岱是也哈喇岱既薨則其子額森特穆爾所謂泰定帝者當立若武宗則其父達爾瑪巴拉又裕宗第二子也以嫡則非嫡以長則非長烏得而承正統哉安西王世祖之衆子所以萌窺伺之志也歟竊疑武宗兄弟在成宗時已為國人所與觀大德九年六月立德壽為皇太子七月

出仁宗及其母鴻吉哩氏居懷州意自可見矣故論是非則安西懷寧無甚相遠論賢否則懷寧為優至於事之成敗則阿固台等謀挾皇后稱制以推戴安西已自不正而哈喇哈遜李孟托克托何瑋諸賢深圖秘計左提右挈所以能有成也

二月辛亥皇姪阿裕爾巴哩巴特喇至自懷州自為監國執安西王阿南達等送上都

初帝崩諸奸臣謀斷北道請皇后垂簾立安西王阿南達右丞相哈剌哈遜密遣使北迎懷寧王哈尚是為武宗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剌是為仁宗先卷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病卧闕下中宫傳旨日數至皆不聽文書並不署行衆欲害之而未敢發及仁宗與母鴻吉哩氏俱至近郊衆猶未之知也既至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偽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舒布哈言于丞相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丞相曰善乃先二日詐為懷寧

使者稱名安西王計事因執送上都○初裕宗皇后命布衣李孟輔導武宗仁宗於潛邸及仁宗居懷州孟單騎以從為講古今得失成敗及君臣父子之義深見信重安西之變哈喇哈遜密使來告疑而未決孟曰宮車宴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不然使邪黨成謀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矣仁宗喜曰先生之言社稷之福也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喇哈遜稱疾不出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脉衆以為醫得不疑既而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左右皆不能決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名卜人有儒服持囊遊市者名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得乾之睽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仁宗遂振袖而起上馬自延春門入哈喇哈遜自東掖來就之收首謀同惡者悉送獄奉璽北迎武宗中外遂定仁宗自為監國以孟為參政孟久在民間周知閭閻疾苦

幽隱損益庶務切中利病遠近悅服然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乃辭不足重任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甲申懷寧王哈尚即皇帝位于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尋殺之○誅左丞相阿固台安西王阿南達等諸王莽賚特穆爾等皆被誅大赦天下免兩都隆興差稅三年諸路分量輕重優免追謚皇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元妃鴻吉哩氏為興聖皇太后以塔喇海為中書左丞相綽和爾阿舒布哈莽賚布哈並為平章劉正為左丞奇徹額森特穆爾並參政塔斯布哈為御史大夫諸宰執進秩有差加樞密知院托多爾海太傅右丞相

哈喇哈遜太保六月癸巳朔立皇弟阿裕爾巴哩巴特喇為皇太子初興聖太后至自懐孟既定内難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筭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年幹旃蒙為仁宗年幹太后頗惑之遣近臣多羅諭旨于帝曰汝兄弟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不可不思上默然謂喀喇托克托曰我勤勞邊陲十年次序居長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使我即位上合天心下副民望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此殆柄臣忌我故為是動摇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托克托馳至京師以所受肯聞太后曰脩短之説雖出術家為太子遠慮乃出我深愛不速來何為既而太后及皇弟屏人語托克托曰太子孝友今汝所致言殆有讒間之者汝歸善彌縫使骨肉無間則汝功不細矣托克托頓首謝還奏之上大悟三宮協和遂立皇弟為皇太子其後三寶奴勸立皇子名托

克托語故托克托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予三寶努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能保叔授其姪予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遂不能奪以奇塔特布濟克為中書平章綽爾齊塔海並右丞阿里為左丞喀喇托克托為御史大夫○甲午立中都建行宮於翁果察圖之地立宮闕為中都封皇太子乳母李氏為壽國夫人其夫燕嘉努為壽國公上大行皇帝尊謚謚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祔太廟哈喇哈孫與羣臣議以皇考順宗於成宗為兄二帝神主依次序升祔為宜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制可○評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宗廟所以祀天下一國之君者也昭穆相傳各為世次有不可紊者若小宗繼大宗旁支接正統則皆

以所繼承所遺不得顧其私親此古今之通義也元之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又况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兄弟之不先君臣尚矣豈有依次序升祔而躋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以烏魯斯哈喇哈遜李孟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奇爾摩多並為中書右丞遙授茂穆蘇平章政事茂穆蘇以角觝屢勝故有是命置詹事院以趙仁榮為詹事王約副詹事時太子承制立左衛率府欲署軍官約持不可太子召問之約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太子悟竟罷又欲取安西兵器約謂詹事諤勒哲曰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諤勒哲愧謝曰實慮不及此又欲取福建綉工童男女六人約以為動擾不宜乃止家令薛居敬言陝西分地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肯署且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

之事可爭遂寢不行時又進奉興聖宫金二千七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兩鈔一萬定幣帛二萬二千二百八十匹賜皇太子亦如之封皇妹祥格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多阿克巴拉為魯王進高麗王謜爵瀋陽王謜更名章秋七月癸亥朔封圖喇為越王〇甲子告謝南郊社稷命御史大夫特古勒德爾知院塔爾呼岱平章綽和爾以即位告謝南郊社稷哈喇哈遜罷初皇太子入京師阿固台有勇力人莫能近諸王圖喇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遜以為祖宗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疏屬不可以功廢舊制上不聽圖喇因譖于上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且以太師伊徹察喇為右丞相以塔喇海為右丞相塔斯布哈為左丞相達

實哈雅嘉琿達呼嚕丹拜布哈並為平章王壽郝天挺並為左丞博囉達實為參政濟爾哈朗為御史大夫額爾吉納知樞密院事及封爵功臣有差封班布爾錫齊王圖烈訥濟王德勒格爾布哈北寧王伊徹察喇淇陽王喀喇托克托奉國公特古勒德爾鄆國公綽和爾容國公遥授教坊司官為平章教坊司達嚕噶齊實迪儀奉司大使呼實哈雅特穆爾布哈並遥授平章為王宸樂院使口評曰平章政事經國大臣之任也始則茂穆蘇以角觝屢勝得居其位及是實迪等以教坊伶官遥授是職元之名爵繆濫至此烏足貴哉若夫監察御史朝廷耳目所以肅清庶政而以任豢虎人徹爾濟蘇丞相天子股肱所以表正百僚而以寵宦者李邦寧翰林承旨斯文宗主而以授西僧嘉勒斡巴勒武宗用人如此

其為政蓋不言而可知也奇徹罷○省臺奏銓選非法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勿與上曰然又言外任官帶相銜非制而臺臣亦言省院臺得自選官具有成憲今御史廉訪司官非本臺公選而從諸臣所謂降內旨用之非祖宗成憲上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而勿與八月以博囉特穆爾為中書右丞額卜德呼勒為參政王壽為御史中丞○江南饑○建佛閣于五臺寺○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譯孝經以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九月甲子車駕還宮○改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定中書省臣員數省臣言比議省

官員數有旨依舊制定為十二員右丞相塔喇海左丞相塔斯布哈及平章綽和爾奇塔特布濟克如故餘令臣等議請以阿舒布哈達實哈雅為平章博囉達實劉正為右丞郝天挺額森特穆爾為右丞于璋額卜德哷勒為參政其班朝諸司冗員並宜揀汰　拜布哈罷出為江浙平章以瑪努勒知樞密院○建佛寺于五臺山○冬十一月丙寅帝朝隆福宮上玉冊寶詔議更用銀鈔銅錢○改典瑞監為院至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至是改監為院秩正二品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二員詔改元至大元年改明年為至大元年封雅克呼圖克為楚王○是歲尊崇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制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
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至教之遵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
施行

元史續編卷六

元史續編卷七

明 胡粹中 撰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舒布哈為左丞相行御史大夫事○浙東西饑紹興慶元台州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死者二萬六千餘饑户四十六萬有竒以没入朱家家物貨鬻鈔三十萬定賑之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有上都開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訴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髪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評曰留守之官惟天子之都有之葢謂車

駕巡幸則留其兵以鎮守京邑備禦非常付託甚重非威足以懾奸邪權足以應機變曷能勝其任哉李璧留守上都而西僧得持杖突入公府其兵衛禁防疏濶亦甚威武蓋不足稱矣宜其受辱也然奔訴諸朝而僧竟以赦免元政不綱一至於此可勝嘆哉

三月戊寅車駕幸上都○以胡長孺為寧海縣主簿長孺博通經史儒術宋季倅福寧州國亡歸金華永康山中世祖時用有司舉名見以為集賢脩撰與時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初攝建昌録事時程文海方貴顯其家勢淩鄉里人莫敢過問樹外門侵官道長孺命亟撤之至是調主寧海簿長孺為人光明宏偉得業味道之傳於學涵養主敬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慨然以斯道自任一時學者皆慕之與從兄之綱之紀齊名人稱為三胡云

夏四月以托克托穆爾為中書平章○遥授額爾吉納丞相

等官遙授額爾吉納特穆勒德爾右丞相哈喇和爾塔爾古台左丞相達實圖平章敏珠爾右丞又封阿舒布哈唐國公三寶努渤國公香山實國公嘉琿太尉魏國公隴西雲南大震烏撒烏蒙三日中地震者六江淮河南山東大饑有父食其子者遙授官者李邦寧左丞相邦寧錢唐人宋小黃門也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廷警敏稱旨以為章佩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上之初立也命邦寧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無望更生前朝赦而用之使得承之中涓高爵厚祿寵榮過甚今陛下復欲置之宰輔臣何敢當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上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勑行省宣慰等官非宣名毋輒赴闕以多來結托故禁之行都成立中都留守司〇濟

寧大水入城○遣禮部尚書阿爾輝等使安南緬國告即位也以阿爾輝及吏部侍郎李京兵部侍郎高復禮使安南禮部侍郎管綽斯戩兵部侍郎多爾濟使緬汰省樞密院官樞密院世祖時樞臣六員成宗增至十三員今署事者三十二員乞省之敕罷塔斯岱等十一人○以綦虎人徹爾濟蘇為監察御史○塔喇海罷以塔斯布哈為右丞相奇塔特布濟克為左丞相○秋八月特授和托太師為建第給鈔二萬錠九月丙寅蒲縣地震○乙亥車駕還宮○泉州大商馬合丹的進珍異寶帶評曰昔世祖時伯克瑪哈瑪廸沙進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者大哉帝王之識量也成宗則商胡奇塔特

獻寶貨武宗則泉州大商進珍寶二君豈所謂無忝爾祖者哉以阿舒布哈知樞密院

封圖們為陽翟王○冬十月辛丑太白犯南斗○以西僧嘉勒斡巴勒為翰林承旨○省臣請避位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泰安濟寧真定大水廬舍蕩析人畜被災江浙饑荒之餘疾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賣其子夫粥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此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多舛乖戾陰陽使百姓蒙災願退避賢路上曰災異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但當慎其所行以圖固勒伊蘇克布哈並知樞密院○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省臣言世祖時諸司官有定員後畧增置成宗時又有旨併省遹者一司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又遷陞品級非便請依大德十年定員其冗濫者悉與

減汰又言今廩藏空虛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造私第軍民不得休息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輒至萬定惟陛下裁察又言銓選錢糧各司乞毋干豫上曰已降制書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及傳旨至中書者其執以來朕將加罪十一月庚申太白晝見○禁回回商人馳驛省臣言回回商人持璽書佩虎符乘驛馬名求珍異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回賜似此甚衆臣等以為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商人非宜乞一槩追之制可閏月太傅哈喇哈遜卒○以齊勤特穆爾為中書平章○罷江南進砂糖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圖喇太祖次子察罕岱四世孫有勇

力以手縛阿固台功封越王賜紹興路為其分地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上幸涼亭將御舟圖喇前止之曰人言一箭中麞母曰自能百免未得未可遽止葢國俗儕輩相靳之語上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上曰爾與我者至此耳上疑其有異志鞫之辭服遂誅之

羣臣上尊號

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帝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詔天下弛山澤之禁被災百姓内郡免差稅一年江淮惟免夏稅内外大小職官普覃散官一等有出身人考滿加散官一等

追收内降璽書

塔斯布哈奇塔特布濟克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本省直下翰林給與者令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銀鐵冶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請悉追奪今後不由中書者乞勿與制可

定釋奠禮

春秋二丁牲用太牢

乙未恭謝太廟

以受尊號恭謝為親祀之始二月皇太子幸五臺寺○三月車駕幸上都○封額布根為襄寧王羅丹為雲南王梁王有風疾詔以羅丹代鎮其地夏四月江北山東河南北蝗○令進獻者得乘驛省臣言杭州驛半年使人過者千三百餘輩有桑古保赫鼎進獅豹鴉鶻留二十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觔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舊驛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更僧俗相毆令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僧者截手詈者斷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劾於憲章有碍遵舊制為宜並從之秋八月平章石天麟卒天麟事太宗佐耶律楚才釐正庶務為中書斷事官有憲宗遣使海都拘留二十八年得還拜中書左丞有

諸安圖受海都官爵者世祖怒天麟曰海都宗親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而導之臣順也事遂解江南道觀藏宋主遺像為僧發其事將置極刑以問天麟對曰遼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不聞有禁令也亦得釋年七十餘賜以所御金龍杖頭曰杖此可出入宮掖上即位進平章至是卒年九十二

立尚書省初托克托嘉琿怕哈哩迪音請復立尚書省分理財用臺臣言至元中阿哈瑪特綜理財賦立尚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僧格用事奏復立事敗又併歸中書自大德以來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便民之政正在今日若復立尚書省治賦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非益民之事也且理財在人若止命中書未見其不可上曰卿言良是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立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三寶努保巴並平章約布為右丞孟克特穆爾為左丞郝彬為參政劉楫商議省事改各行省為行尚書

省以尚書省條畫頒詔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仍命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省以塔喇海知樞密院○永平隕霜殺禾○賜太師和托名多爾濟職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約布言鈔法大壞請更之圖新鈔式以進塔斯布哈言此大事請與老臣更議不從乃更造銀鈔頒行之初世祖嘗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自一兩至三兩五兩十兩凡五等每兩同白銀一兩而未及行至是銀鈔行乃下詔曰昔世祖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隳更造至元寳鈔令又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乃循舊典造至大銀鈔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時值給價設常平倉豐年收糴遏歉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中統鈔詔到日一百日盡數

赴庫倒換茶鹽酒醋商税諸色課程至大銀鈔與至元鈔一體收受其銀鈔二兩至二釐凡十六等鈔法至是蓋三變云削奪江浙平章嘉瑾封爵行臺劾嘉瑾詐言家貧冒受賜貨物折鈔二萬定且其人無一善可稱魏國公封爵宜追奪詔從之丙戌車駕還宮○詔行銅錢立資國院尚書省言以銀鈔為母至元鈔為子宜與銅錢通行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每一文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復內降制旨尚書省言三宮內降制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以謂宜仍舊行之倘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上是其言又奏乞盡以中書之務歸尚書從之以寶迪為陝西左丞相○立度支院○冬十

月以皇太子為尚書令○御史大夫阿舒布哈卒以布
琳尼敦為御史大夫阿舒布哈初事世祖平納延有功及安西之亂翊戴甚著勞效因得
執政有蹴踘者命賜鈔十五萬貫阿舒布哈諫曰以蹴
踘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賢者將日退矣臣死不敢
奉詔乃止嘗入侍見上容色日瘁進曰天下祖宗之天
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今陛下不思付託之重而惟麴
蘖姬嬪是好是猶以兩斧伐孤樹未有不仆者也因命
進酒阿舒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陛下反
命臣行酒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左右　詔天下釋大
皆賀得直臣卒謚忠烈後追封順寧王
辟百人以皇太后有疾故　以濟爾哈朗喀喇托克托達都並兼知
樞密院○十二月陽曲縣地震○以巴延阿薩爾並為尚

書平章和爾多卜丹為右丞特哩托歡賈鈞並為參政

庚戌三年春正月減省中書官吏自客省使而下一百八十一員以李孟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上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上弗之信一日太子同上侍太后宴忽戚然改容上曰吾弟何不樂太子起謝曰令日之歡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上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名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授平章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丁亥白虹貫日○立皇后鴻吉哩氏○增減省院臺官員令中書官吏如安圖時例存設遷敘又減樞密院官存知院七員同知副使僉院各二員同僉一員增御史臺官大夫中丞侍御治書各二員省通政院官六員存十二員二月寧

遠王庫庫楚等謀反庫庫楚與越王圖喇子喇特納實哩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賜其妻旺扎勒死竄喇特納實哩及其妻子于拜特穆爾所輝和爾僧特哩等二十四人同謀並磔于市阿薩爾濟爾哈朗罷○三月壬辰車駕幸上都○夏四月戊辰太白晝見○六月以和爾多卜丹為中書右丞鄂爾齊爾為左丞○秋八月甲寅白虹貫日○以呼喇楚喇實並為御史大夫○九月車駕還宫○冬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戊申上皇太后尊號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以特古勒德爾為西臺大夫○十一月加托克托太師封義國公樂實

封齊國公江浙左丞相達實密江西左丞相拜布哈入朝○復命朱虎張文龍治海漕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復治海漕各以所籍宅一區田百畝還之十二月殺武衛都指揮使鄭阿爾斯蘭尚書省臣奏鄭阿爾斯蘭與兄榮祖段叔仁等謀為不軌鞫之誣服詔叔仁等十七人並正典刑

辛亥四年春正月癸酉朔上不豫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謚武宗帝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政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大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壬午罷尚書省托克托三寶努約希本巴王罷並伏誅流孟克特穆爾于海南以其變亂舊章

流毒百姓誅貶之罷城中都○奇塔特布濟克罷以特們德爾為中書右丞相喀喇托克托為左丞相李孟諤勒哲並為平章塔斯布哈沙順並為御史大夫知樞密院事○復改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名用先朝舊臣名先朝請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少保張閭右丞陳天祥尚文劉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賓客蕭𣂏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侍御趙君信廉訪使程文海杭州路達嚕噶齊阿哈瑪特皆給傳詣闕同議庶務二月喀喇托克托罷為江浙左丞相○以平章李孟兼領國子學事○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大赦時欲用陰陽家言即位東

宮副詹事王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入奏之遂即位於大明殿

黜罷陝西平章博囉特穆爾等御史言尚書省臣蠹國亂政已正典刑黨人布在百司亦須次第沙汰今中書奏用博囉特穆爾為陝西平章烏瑪喇江浙平章庫哩濟蘇甘肅平章達實特穆爾河南參政烏遜江浙參政各人前任犯罪深重感乞罷黜制曰可

以李士英為中書左丞額卜德埒勒為右丞察罕為參政○寧夏地震○遣宦官李邦寧釋奠國學上以邦寧舊臣遣行釋奠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評曰祭祀所以交神明故將有事焉必先射以觀德及期則齋以告虔戒以告潔刑罪喪疾之人不敢以與執役況敢主其祭乎邦寧閹腐餘醜其為刑疾孰甚焉而使之

釋奠曾謂仲尼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大風之變吾先聖豈可誣哉仁宗英主宜不至此李孟以平章兼領國學而致其君以非禮上事先聖罪蓋不容揜矣夏四月以張閭為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養斯民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玆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至大大元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淆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與言皆願變復舊制其罷資國院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銅錢截日封貯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南陽等處風雹○五月定翰林院官員數承旨五員學士侍讀侍講直學士各二員復太常禮儀院

為太常寺○內侍楊光祖等並授弘文館學士光祖為秘書卿譚振宗武備卿闕居仁尚乘卿並授弘文館學士

大同獻麒麟宣寧縣民家産犢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上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為瑞耳○初上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上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踐祚曾未逾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前言非所賴也孟愧謝○上嘗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拉克特穆爾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評曰李孟可謂功臣矣非大臣也夫大臣之道事君而格其非心豈有先事逢迎以愚誑之者哉且物價低昂由歲之豐歉楮之多寡所致幣少而歲豐則物價自減幣多而歲歉則物價自增亦理勢使然雖堯湯在位亦不能制其低昂焉有

新君御極數月物價頓減之理乎孟為是愚誑而其君能覺之亦可謂明也已噫李孟且若是彼蒙古色目之徒烏足怪哉

秋七月甘州地震大風有聲如雷

閏月遣使祠曲阜命國子祭酒劉賡以太牢致祠

詔興學校舉賢才上諭省臣曰國子學世祖深所注意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以次補伴讀著為式○諤勒哲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上曰善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八月遙授安南王陳益稷入見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受田就食無所上謂省臣曰益稷慕義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

勲爵授田如故詔改元詔曰踰年改元厥有彝典其以至大五年爲皇慶元年冬十一月罷營繕李孟奏錢糧爲國之本先朝每量入爲出恒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定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定内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定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定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定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一切停罷上納其言悉罷諸營繕○都水監傳旨給驛往杭州取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誕告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亟命止之明年又罷營諸王大臣竄諸王布琳尼敦等布琳尼敦等誣告班布爾實私第不法詔竄布琳尼敦圖罕於河南伊克鼐爾於揚州納琳於湖廣台納於江西巴勒楚納克於雲南以阿薩爾爲中書平章

○十二月庚辰太白經天癸未壬辰如之勅内降旨一切勿行

省臣言世祖定立選法升降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内降旨除官者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上曰自今凡内降旨一切勿行

浙西水災免海漕糧四分之一存留賑濟

元史續編卷七

元史續編卷八

明 胡粹中 撰

壬子仁宗皇帝皇慶元年春正月勑振舉臺綱上諭御史大夫塔斯布哈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以多爾濟戩嗣淇陽王○癸丑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勑中書毋擬用翰林集賢儒臣上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其任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為從一品○評曰元世諸君雖不習於文字之學

其所禀風氣完固天資淳厚故發言往往暗合理道如仁宗謂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至哉言乎雖知道之君子不是過也雖然持萬世之公論者苟不詢一時之公論以用其人則其所立言必非公論矣善乎劉因之言曰記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嗚呼任史筆者可不慎哉

三月以達實哈雅為御史大夫○癸酉車駕幸上都○丙子太白晝見庚寅經天○

翰林學士承旨閻復卒

復初為嚴實掌書記用王磐薦應奉翰林從幸上京賦詩規諷為世祖所知擢為學士尚書省罷世祖名問今欲用卿執政何如復謝不勝任世祖顧左右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彊嘗奉勅撰僧格輔政碑僧格敗坐免世祖曰使復以譽僧格得罪則朕亦嘗譽之矣乃不之罪

成宗時名起為承旨嘗卜相於復復以哈喇哈遜對即名用之及是卒謚文康夏五月以阿薩爾為中書左丞相張閭為平章○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雨毛○秋七月賈鈞罷以許思敬為中書參政鈞以病告罷賜鈔三百定給安車還鄉九月以察罕為中書平章鄂博哈雅為參政○冬十月辛未赦○中書進三朝實錄○以吳澄為國子司業澄臨川人用力於聖賢之學初以程文海薦名至辭歸董士選復薦之至大初名為國子監丞至是還司業澄嘗為教法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而未及用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蓋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教必偏于言語注釋之末故學必

以尊德性為本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性朱子本意未幾澄謝病去　十二月李孟致仕以張珪為中書平章孟感知遇以國家為已任節賜予惜名爵貴近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馬孟在政府雖多裨益而自視常不及因間請曰臣學聖人之學遭遇陛下堯舜之主而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罷政柄避賢路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其勿復言每入見必賜坐稱道復而不名嘗賜鈔十萬貫及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之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不受因請告歸葬還朝懇求致仕又乞還國公印奏三上乃聽　改和林行省為嶺北行省〇甲申熒惑鎮星辰星聚斗

癸丑二年春正月以布哈為御史大夫〇安南犯邊以兵三萬

餘犯鎮安州殺居民焚倉庫又陷禄洞等處分三道犯歸順州焚養和州○二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呼嚕為中書左丞相○以托歡塔喇罕為御史大夫○丙午立皇后鴻吉哩氏○丁未彗出東井○夏四月乙亥車駕幸上都○高麗王章傳位于其子燾詔以燾為高麗王詔以燾嗣王領征東左丞相章復命其弟暠為世子五月以額卜德哷勒為中書平章巴爾托音為右丞鄂博哈雅為左丞圖勒噶特穆爾為參政○六月乙未朔京師地震丙寅又震七月壬寅又震○省臣奏乞避位不許先是圖呼嚕言臣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

閒乏食而又隕霜雨沙天文示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以致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上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至是以地震復請不允○詔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上都饑○河決陳亳睢州開封陳留等縣漂民田廬秋七月辛卯太白晝見乙未丙辰復見丁巳經天八月戊午復見○癸巳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八月丁卯車駕還宮○大風海溢○以薛居敬為中書參政○九月以諤勒哲知樞密院○京師大旱疫上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文海舉湯禱桑林事上獎諭之○冬十月帝師多爾

濟巴勒死桑節扎賓嗣明年又死冢嗚諾爾布喇賓嘉勒爍巴勒藏布嗣○十一月詔行科舉

初太宗九年因耶律楚材言命劉中歷諸路考試選士以論及經義詞賦為三科作三日程許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取不失文義者為中選既而中沮世祖時王鶚獻計許衡立法皆未及行至是中書奏取士之法經學實脩治之道詞賦乃藻繪之學隋唐以來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擬專立德行明經科上然之乃下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朕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前代取士各有科目要宜以德行為首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為條制其以明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朕將親策焉於是定諸色戶內推舉年自二十五以上孝弟信義經明行脩之士禮遣應試蒙古色目試二場第一場四書經問五第二場策問一漢人

南人三場初場四書疑二經義一隨所治一經中場古賦一詔誥章表内科一道終場策問一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各七十五人赴會試者選一百人以二月初一初三初五日廷試以三月七日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人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並賜進士出身國子生及伴讀願試者聽中選者於監學合得資品上從優銓注廷試揭榜進士謝恩賜恩榮宴進表謝行釋菜禮刻題名于國子監○評曰人之資稟不同造就亦異故惇行者未必皆能文詞章者未必皆能脩行是以漢之取士孝悌力田賢良方正孝廉居多而制策次之唐宋有能言極諫茂才異等名試館職之名不專於明經策試也元之科舉雖曰以德行為首經術為先然三場所試不過文詞亦何以考其德行哉且其立法定諸色户内推舉孝悌信義經明行脩之士夫既曰孝弟信義經明行脩矣則固無待於考試也今曰考試將考其孝悌信義耶

抑考其脩行耶斯二者皆非疑義賦策所可考也以疑義賦策考士不過可知其記誦之多寡行文之生熟耳名則是實則非也故自延祐甲寅逮至正丙午五十餘年孝悌信義經明行脩之士雖能拔十一於千百而豪傑出衆之才終不肯俯就以求中有司之絜度是以不免棄璞於荆山遺珠於滄海卒之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我國朝興王之佐命也

甲寅延祐元年春正月以劉正為中書平章髙昉為參政○二月戊辰大寧地震四月甲申又震圖呼嚕髙昉罷以阿薩爾為右丞相趙世延為參政特們徳爾録軍國重事○三月壬辰太隂掩熒惑己亥白暈亘天貫日○戊申車駕

幸上都○平章察罕致仕察罕在中書總持綱維得大臣體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覲上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如此夏五月京兆立魯齋書院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勑自今內侍勿授文階止授中官

○評曰王者出號發令何可輕也故書曰朕不食言又曰令出惟行勿惟反仁宗勑自今內侍勿授文階蓋懲武宗命爵之濫可謂善矣明年即授官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以至於僧沈明仁為榮祿大夫司空嚴吉祥為大司徒文吉祥為開府名爵之濫視前日抑又甚焉此元氏之治所以不能復古也

秋八月戊子車駕還宮○罷陝西行臺○冬十一月以蕭拜珠為中書右丞達實密圖呼嚕知樞密院○十二月復以李

孟為中書平章

上嘗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非一途科舉得人為盛亦必先德行而後文辭乃可上深然其言復拜平章改封韓國公○評曰李道復之出處最為難知夷考其實則不過患得患失而已當仁宗監國孟為參政損益庶務裁抑僥倖方是時君臣相得孟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可也及武宗入立孟逃去不知所之蓋憂讒畏譏先事而去江湖之間樂之終身亦可也既而仁宗念其舊勞以議對感動武宗遣使搜訪得之許昌當是時道復能如劉因受命而往拜職可辭可也既受容院之職中書之任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可也夫何受任未久則以歸葬請告致仕要君則不惟踪跡高峻不近人情而進退輕躁非人臣之義矣且其言曰臣學聖人之道遇堯舜之主而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蓋欲庶幾乎伊尹者然太甲不明伊尹始終匡正未聞其避去也孟既致仕無復起之理不二年復為平章則其出處進退誠有不可曉者以愚

度之其始逃也畏武宗之信讒而疑已其致仕也畏特們德爾之專政而軋已已而特們德爾罷相雖再録軍國孟蓋瞷其寵眷漸衰不復顧忌所以惴然而復起歟由是而言非所謂患得患失者哉以齋履謙

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吴澄俱在國學教養有法二人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人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尤高等以四十人為額禮部集賢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及一歲者並黜之上從其議自是人人厲志多文學之士○評曰昔伊川先生看詳學制請罷試為課以息爭敦讓齋履謙立升齋積分等法是誘之爭高下也其何以為首善之地哉史臣以為自是人人厲志多文學之士夫文學之士多則德行之士少

蓋不待言而自見矣

乙亥二年春正月太白晝見二月戊子復見癸巳丙午經天○乙亥詔遣使宣撫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並給銀印○二月己卯朔以李孟知貢舉元明善等充考試官○晉寧宣德等處饑○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都克托里張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幸上京明日丙子上生於儒州是夜起岩亦生及上踐阼始設科取士而起岩遂為第一論者以為非偶然也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人七十以上與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與教授○張閭罷來遲及不試者依下第例恩分著為格從之

為江浙平章○乙巳車駕幸上都加張留孫開府夏四月戊寅朔日食○詔蠲天下逋欠稅課○五月復立陝西行臺○乙丑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加授官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江西湖廣饑○以楊載為浮梁州同知載博涉羣書為文有迭宕氣年四十不仕名為翰林編脩與脩武宗實録調萬户府照磨科舉行載首應詔登第乃除同知浮梁州初趙孟頫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名動京師所著述人多傳誦其為文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才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評曰詩之為教本於溫柔和厚可以興觀羣怨其大

要在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欲得性情之正舍三百篇何以哉後世能詩者非不多然音節詞氣則皆靡矣元興言詩者稱范楊虞揭雖其推重一時然視唐人已瞠乎不可及況敢等而上之乎載之言曰詩當取才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夫取才於漢魏則已畢矣而唐之音節又遠不及漢魏故杜甫稱李白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叅軍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其自謂則曰熟精文選理又曰續兒誦文選夫以李杜二公獨步唐人而所言猶若是則唐之音節不足宗可知也若曰取才於三百篇而音節以漢魏為宗斯可矣嗚呼若載也豈可謂知詩也哉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八月贛州民蔡五九反贛州賊蔡五九反陷汀州寧化縣僭稱王號詔江浙平章張閭討之已丑車駕還宮○九月蔡五九伏誅餘黨悉平

冬十月丙子朔客星犯太微垣○

以郭貫為中書參政特們德爾知樞密院事○加特們德爾太師○授僧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二月庚寅乃滅赦以星變赦天下免各路差稅有差甲戌封皇姪和實拉為周王武宗長子也是為明宗左丞相阿薩爾等乞罷政不許阿薩滿言彗星由宰執非才願避賢路上曰此朕之愆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凡可以安民者乃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

丙辰三年春正月以瑪魯知樞密院○詔免三省自實田祖二年先是平章張閭言經理法世祖嘗行但其間多未盡實有以熟田作荒地者有懼差而析戶者

有富户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故小民病而賦入不增於是遣官經理河南江浙江西三省令民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各位下及寺觀學校財賦一體從實自首各限四十日隱漏作弊者罪及流竄其田入官郡縣官失查勘致有漏失者論罪計三省自實官民田二百五十五萬六千餘頃然期限促迫富民黠吏並緣為奸以無為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弊反有甚於前者上思其言故有是詔時汴梁總管塔海亦言其害乃詔河南自實田每畝減半科收至泰定天歷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　三月車駕幸上都○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歷數水利得於家傳又與劉秉忠同學至元初用張文謙薦名見陳水利六事以為提舉諸路河渠治唐宋河堤皆復其舊後與王恂等更定新歷遷同知太史院恂卒繼為太史令其所撰歷書圖式最多並藏之官開通惠河陳水利凡十有一事河成兼提調漕

運及夏四月脩殷比干墓唐狄仁傑祠勅衛輝昌平守是卒令脩治歲時致祭○以哈喇岱爾知樞密院○褒賜淮東廉訪僉事苗好謙以善課農桑賜衣一襲○五月甲申至戊申日赤如赭○以拜特穆爾蕭拜珠並為中書平章鄂博哈雅為右丞郭貫為左丞布哈為參政○六月追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河決汴梁○封永隆特穆爾為保恩王○以雅克特穆爾知樞密院○秋八月以奇塔特為中書參政○乙卯車駕還宮○九月郭貫罷以王毅為中書右丞

○陞縉山縣為龍慶州以帝生於其地特改今名○癸丑太白晝見丙寅經天○己未冀晉地震十月壬午河南亦震冬十月以高昉為中書參政○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上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名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承旨眷待甚厚呼子昂而不名又嘗以比唐李白宋蘇軾人有不悅者間之上皆不聽有上書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聞者上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優以禮貌置之館閣使典述作此屬吺吺何也嘗勅賜鈔五百定既而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其見寵眷如此初趙孟頫用程文海薦起家為郎及文海為承旨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人以為衣冠盛事

十二月以圖呼嚕為陝西左丞相○丁亥立皇子碩迪巴

拉為皇太子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出周王和實拉鎮雲南和實拉不受命逃之漠北初武宗立上為太子時命以次傳於周王及議建儲丞相特們德爾欲固位取寵乃議以皇子為嗣碩迪巴拉既立為皇太子特們德爾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譖周王於兩宮浸潤久之計遂得幸於是出和實拉鎮雲南次延安周王之臣圖呼嚕及武宗舊臣喇實等來會有嘉琿者與衆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離間遂與數騎馳去與陝西丞相阿斯罕平章塔齊爾西臺大夫托里貝中丞托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襲殺阿斯罕嘉琿王遂西走至金山西北諸王察罕台等咸來附〇評曰天下之事有理勝可以相校者惟君父之命為不可與校和實拉固武宗世嫡然仁宗在位親則叔父也分則君也君父有命其可與校乎雖曰有以次相

傳之約出鎮為食前言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焉有不受命而逃者哉既不受命又挾藩臣發關中兵分道入寇則背叛之迹尤著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敗走金山仁宗固含容而不討然無君之人要不可復立於天地之閒它日文宗入立但當正以大義而廢之不當過為推讓以自取簒弑之惡也

丁巳四年春正月以旺札勒為雲南平章○壬戌冀寧地震○授近侍旺札勒布哈翰林侍讀學士○三月車駕幸上都○以拜珠為大司徒拜珠安圖孫也夏五月以沁特穆爾鄂博哈雅並為中書平章奇塔特為右丞高昉為左丞和

卓張思明為參政額卜德呼勒罷○六月特們德爾蕭拜珠罷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民財弗得毆之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鞫之丞相特們德爾受賂六萬緡不為直賀勝素惡其貪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多爾濟楊多爾濟以語御史永隆特穆爾徐元素遂劾丞相逮治其左右事有驗上亦惡特們德爾欲誅之走匿太后宮太后為之請乃奪其印綬罷之以阿薩爾為右丞相王桂為參政額卜德呼勒為平章○秋七月李孟罷以王毅為平章孟屢以老病乞罷上以不得已從其請復以為承旨翰林日侍宴閒禮遇尤厚乙丑成紀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然耳疏入大臣皆

皆家
侍罪○八月丙寅車駕還宫○九月以博廸蘇為中書右丞相阿薩爾復為左丞相阿薩爾奏事畢上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

上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詈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勲臣今臣回回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政使博廸蘇為右丞相阿薩爾仍左丞相博廸蘇齊拉袞五世孫也○評曰宰相之職寅亮天地燮調陰陽上以弼一人下以總百職不但遵祖宗遺訓守朝廷法令而已也夫法猶權衡也推移低昂則存乎其人故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以守法為能盡職則曹參之徒髙於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矣阿薩爾但以奉行詔旨為對固不知相之職業而仁宗責其不能守

法亦豈足以盡任相之道哉京師産嘉禾一莖十一穗嶺北地震三日○以圖們岱爾知樞密院

戊午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三月癸巳朔日食○建鹿頂殿建於文德殿後○書西天維摩經給金三千兩又書藏經給金九百兩銀一百五十兩○三月戊辰廷試進士呼圖克岱爾霍希賢等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安吉王奇塔特布濟克卒○以遷努史弼並為中書平章敬儼為參政○張思明罷

戊午車駕幸上都○五月以伊拉齊為中書右丞○德

慶路地震○隴西縣山崩○術者趙子玉伏誅時衛王阿瑪噶貽高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塔布台曰阿瑪噶名應圖讖於是潛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瑪噶至大都侯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流諸王伊實等于江南布琳尼敦之叛伊實與錫里濟衛士托廸巴圖持兩端不助官軍進討勅流伊實江西錫里濟湖廣托廸衛州巴圖潭州昌寧遠縣山崩○秋八月車駕還宮○以伊拉齊為中書平章高昉為右丞和卓為左丞升音扎噶為參政○冬十一月以忠嘉知樞密院

己未六年春正月戊寅太陰犯心三月乙巳犯明堂甲戌又犯心七月壬戌八月

丁巳亦如之　二月丁亥朔日食○特授僧從吉祥大司徒文吉祥開府　初浮屠妙總統有寵上勅中書授五品官張思明執不可上大怒名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来者雜遝故寧違旨受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上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乃曰卿姑與之後勿為例乃以為萬億庫提點不與散官至是思明既罷遂超授從吉祥等官○評曰浮屠氏之教以離塵絕俗清淨六根為事雖其身猶以為幻夫何有于爵禄況爵禄所以待天下之賢才所與共治者彼僧也於國無所事事而奚以官為哉張思明言之當而守之固可謂得大臣之體矣仁宗心然其言顧謂業已許之而與之夫天下之事患不知所以為是而入於非患不知所以為善而陷於惡如知其非與惡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所謂業已許之姑與之云者是猶知烏喙足以殺人而固食之知水火足以焚溺而固蹈之其為愚也亦甚已哉

三月以托克托呼為御史大夫○封伊嚕特穆爾為恩王○賜大興教寺鈔二萬錠○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先是御史富珠哩翀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可乃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逞私蠧政難居師保之任不聽揚州火燒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六月山東淮安諸處大水○秋七月全寧守臣擅釋罪囚勅按之皇姊僧格喇實公主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勅按問其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八月以張思明為中書參政左丞相阿薩爾辭職上曰朕任卿未專耶對曰非近臣有撓政者耶曰無有然則

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上問為誰阿薩爾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張思明為參政庚子車駕還宮○伏羌縣山崩○閏月以御史大夫布呼為太師○九月以徽政使多岱為太傅奇徹為中書參政○冬十月以特穆爾布哈為御史大夫○庚午太白晝見○十二月以皇太子參決國政○王毅罷毅以親老辭從之仍賜其父幣帛追封宋儒周敦頤為道國公

庚申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上齋居服膳輟朝賀臺臣言比賜布爾罕丹山場旺孔勒布哈海舶稅會計其鈔皆數十萬定諸王軍民貧乏者所賜未嘗若是苟不撙節帑藏虛竭民益困矣省臣

進曰臺臣所言良是若非整理朝綱法度愈壞乞罷臣等選任賢者上曰卿等不必言其各恭乃事癸未御大明殿受朝丁亥上不豫辛丑崩于光天宫壽三十六在位十年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帝天性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其能維持綱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甲辰博廸蘇罷○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二月壬午以赫嚕為中書平章○杖中書參議吹斯戩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卒正其罪○評曰省臣鬻官法固當杖杖之所以辱之也笞與杖均之為辱雖從太后之命何害

其為法也哉夫刑不上大夫參議中書執政之亞也杖而辱之不亦輕朝廷乎曷若貶而斥之為能全其國體也

沁特穆爾托歡罷沁特穆爾罷平章托歡罷大夫並為集賢大學士以趙榮為中書平章茂巴爾為右丞張思明為左丞○和卓罷○治妖僧沈明仁罪先是省臣奏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究問仁宗曰朕知是人奸惡其嚴鞫之既而江浙平章赫嚕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人獲鈔四萬餘定已辭服今遣其徒沈崇勝赴京行賂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至是始正其罪其冒度僧者籍為民

削奪李孟官爵奪其平章國公制命仆其先墓碑

額卜德哷勒鄂博哈雅罷額卜德哷勒為甘肅平章鄂博哈雅為湖廣

平章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初楊多爾濟佐仁宗定内難有功李孟嘗稱其為侍從人材第一以剛直聞拜侍御史中丞特們德爾之再相也蕭拜珠為平章稍牽制之楊多爾濟又以糾正其罪為己任於是發張弼之獄仁宗震怒為不御酒數日因盡誅其大奴及同惡數人特們德爾逃匿不能得多爾濟持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多爾濟至宫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以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仁宗不忍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已及是仁宗崩特們德爾復入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珠楊多爾濟與徽政使圖勒們御史大夫托克托呼責問之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乃復引同時御史二人証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耶皆慙俯首遂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

惆惆道路相視以目以旺札勒布哈為湖南宣慰使司農卿旺札勒布哈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悉宜歸之官太子問所賜為誰對曰阿薩爾所得最多太子曰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薩爾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怨非公議也遂出之湖南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大赦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特們德爾進開府上柱國太師○乙未日暈連環○貶李孟為集賢侍講學士悉奪所受制命罷設行省丞相於是河南丞相額森特穆爾湖南丞相多爾濟迪音並降本省平章惟征東丞相高麗王不降徽理在京錢穀命平章王毅徽理在京倉庫虧欠錢穀凡為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官以及監臨出納者幣帛紕繆者責本處經該官吏償之以

拜珠為中書平章拜珠為人宏遠端亮綽有祖風初襲為宿衛長遷太常禮儀院使太子聞其賢名之辭曰嬾疑君子所慎拜珠長宿衛而私侍東宮拜珠固得罪亦豈太子之福耶卒不往

近臣獻七寶帶却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上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賤貨而貴德克己以從諫然不出於中心之至誠則始勤終怠先得後失無以成其德垂令名於無窮也英宗初立責近臣以不進賢而為人獻帶從張養浩之諫而罷元夕張燈使出於中心之至誠進而不已其為盛德豈可量哉未幾即以製珠衣工緩杖其將作院使則是非真能賤貨而貴德者矣以諫造寺而殺御史觀音保等則是非真能克己以從諫者矣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英宗二三其德如此能無南坡之及乎

戊辰車駕幸上都○夏五月

特們德爾殺上都留守賀勝勝仁傑子也嘗從世祖征納延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一日獵還伶人蒙采衣作獅子迎駕輿象驚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得斷靷縱象乘輿乃安由是親寵代父為留守阿薩爾奇徹以勝發張弼之獄怨之乃誣勝迎詔書乘賜車不敬殺之

阿薩爾奇徹罷阿薩爾為嶺北平章奇徹為集賢學士

以拜珠為左丞相鼐喇固達實哈雅並為平章濟爾哈朗為參政○殺嶺北平章阿薩爾中書平章赫嚕御史大夫托克托呼徽政使實勒們或告阿薩爾等與故約蘇穆爾妻伊埒薩巴謀廢立拜珠請鞫狀上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評曰廢立大事也非衆議不易行彼告宰相謀廢立則固有助之者矣不得其實而輒行誅伐可乎若慮其以太后

為詞而先誅以滅口亦非也夫使其事固出於太后誅其人而不白其事太后之心固不能安茍太后素無此謀誅其人而不究其非則太后之心愈不安矣况大臣受誣國家濫刑皆危亡之事英宗初政若此其不能終宜哉以特們徳爾為中書平章○六月京師疫○以喀喇托克托為御史大夫特穆爾布哈竒徹並知樞密院○鼐喇固罷以廉恂為中書平章○上太皇太后尊號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大寧福慶徽文崇祐太皇太后　河南饑上問其故對上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陰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修秘密佛寺于延春閣○詔上書言事者徑直以聞

特們德爾等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上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評曰特們德爾欲先開視羣臣言章與魏相白去副封異矣其意不過欲壅蔽人主之視聽以肆其奸惡耳英宗能覺其奸亦可謂明哲之主然惡惡而不去宜其及於難也　翰林學士和塔拉都爾默色譯進大學衍義上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秋八月下四川平章趙世延獄特們德爾以世延嘗劾其奸仁宗崩即遣使逮捕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并究治省臺諸臣上不允他日上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特們德爾必欲寘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世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世延由此得免　賜女巫巴約特鈔萬五千緡○益津縣雨黑霜○九月建壽安寺給鈔一千

萬定命丞相拜住督工冬十月杖將作院使伊蘇坐董製珠衣緩也戊午車駕還宮○乙亥幸大護國仁王寺○大賚諸王百官以登極故也計金五千兩銀七十八萬兩鈔一百二十一萬一千貫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綿九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襲鞍勒弓矢各有差十一月詔各郡建帝師殿以奉帕克斯巴其製視孔子廟有加高昉罷○十二月乙巳朔詔改元詔改明年為至治元年庚戌鑄銅佛像○以庫春貝知樞密院○茂巴爾罷以濟爾哈朗為中書右丞薛處敬為參政○江浙平章巴延徹爾江

西平章白薩敦有罪免並坐貪墨免官

元史續編卷八